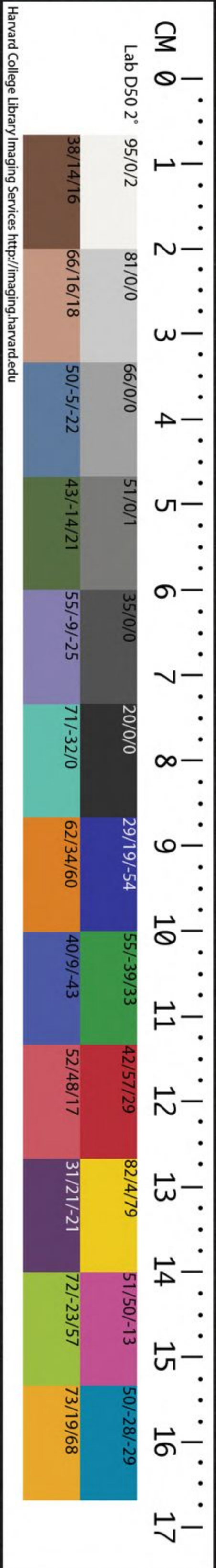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 6 1941

72732/0234

18





皇朝通志卷之六

西漢高文林

乙丑年五月五日

皇朝通志卷之六

皇朝通志卷之六

皇朝通志卷之六

皇朝通志卷之六

皇朝通志卷之六

皇朝通志卷之六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十四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西湖高汝棻輯

乙丑天啟五年三月削少詹張胤甘肅巡撫李若星湖  
廣巡撫熊明遇籍為民薊遼總督吳用先冠帶閑任降  
御史喬承詔於外奪其三級

以萬詐病要名養資驕慢若星通賄於汪文言謀升  
巡撫承詔錯舉解經邦差滿不回道考察用先則王  
大年論之明遇則戶科薛  
某論其黨庇游士任也

起文球為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張炘為僉都御  
史巡撫宣府。○詔肅寧縣建坊賜勅旌獎東廠大監魏



忠賢并廢其第任一人都督僉事銀幣羊酒有差

先是緝獲李承恩按用龍衣已廢其男希孔為正千戶矣茲崔呈秀奏其捐賞修成功高保璋故有是舉

題坊延禧峻拒之曰此人性執言之無益瑞意拂然

刑科給事解學龍言聖治維新寰宇向化因視學大興

俯獻芹曝畧謂叩魯璧之琴瑟對闕里之衣冠而思夫

水有源木有本而能不惕乎緝熙頤誕之面而思夫禮

從周彙從韶能不動夫祖述憲章之想而思夫簪紱抵

目於鼓篋儒林昂首於廢弦而能不觸夫菁莪造士壽

考作人之念而思夫期門脫劍以習經匈奴遣子而入

侍而能不屢夫文德聿興異類咸賓之盛以至理財無

策捉於不支乃屯政涓滴之所入既不足當一飽而鹽

策鼓鑄方期收子母生生之利詎意又有攘臂言差以

壞其成者矣則生財有大道國計不可周也也東西烽

火騷動不寧乃師旅不知早防既有覆軍殺將之慘而

黔局輕進取敗危於累卵邊將失策逆肆喧傳捐威辱

國莫此為甚則一怒而安天下廟筭不可不周也民為

邦本本固邦寧乃三吳水患方殷人人有廢箸之嘆而

省直旱魃為害微雨不足以為潤又迫迫乎有倒懸之

憂也任土均平於禹貢憫農注念於豳風則民依不可



不惜也。誰司人牧，惟有司是賴。乃火耗嚴矣，而府而司而部，層層勒兌，此仰遵。皇上之明禁，否乎逋負寬矣。而預征而帶征，而壓征，頭緒不清，此仰體。皇上之德意，否乎虞廷兼資於九牧，戰國猶戒干蘭絲，則吏治不可不勅也。○上遣內臣司禮太監王敏政、御馬太監胡良甫、齋捧詔諭冕服冊封李侖為朝鮮國王，道反皮島，賜毛文龍銀蟒等物，以示眷酬。并搜括御前銀四萬兩，各樣蟒衣等服，改以備賞功之需。○黔師至谷里，總兵魯欽、劉超、黃越等故違節制，士兵首倡叛逃，我師敗績。撫臣蔡復一自疏六罪投劾。上命勉策一效，并下

部議而言官交章論復一失機，回籍聽勘。以川貴總督朱燮元代之。○起工部尚書自所知，戶部尚書李長庚俱以尚書管左侍郎事。○逮徐州知州汪心淵，下鎮撫司獄，究問追贓。崔呈秀論其冒破各項歲銀十九萬，并論廬州府推官徐日昫受賄枉法，為其開除銷支，璫出中旨而建之。

高汝拭日心淵值妖冠渡河勢將席捲南下人心震動城幾不守渴力倡率多方調度兵士用命賊始退其保障江淮之功誠有過人者平妖之後毫無錄叙而反身罹羈縻此勞人所以慨心也

禮科給事李恒茂奏議裁革登萊漏沉巡撫并御史巡方寬限事下所司。大學士朱國祚卒嘉興秀水人出



鼎元入相清貧無異寒燠壬戌主試說者疑其肯從中  
出言論紛然遂去位

三月廷試天下貢士賜余煌華琪芳吳孔嘉等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

四月貴州巡按御史傅宗龍劾四川僉事徐清貪毒異  
常上命撫按追賊究問。遣錦衣衛官校逮楊連左  
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來京究問追賊。  
免李可灼戍。升魏良鄉後軍都督府僉事旋加升右  
軍都督府同知。三法司會勘戚臣李承恩引盜來輿  
服御物例斬詔報可承恩世宗皇帝寧安大長公主所

焉有先帝  
所賜而可  
証為盜者  
乎

出也承襲指揮加升都督始為于佑所告既而家人陳  
才復首其不法事情於東廠因追出先帝賜主龍衣龍  
盒等物遂坐重辟。貴州御史周維持劾張問達趙南  
星招引王之采結黨煽惑周嘉謨劉一燦護庇王安以  
至蔑旨罔上疏入命削問達嘉謨一燦韓爌孫慎行

一燦韓爌  
尤尤也問  
達嘉謨慎  
行八座也  
敢藉不已  
而復加提  
問國體謂  
何

藉既而復有該撫按提問追賊之旨

兵科宋鳴梧日自舊輔韓爌罷相大權始逞于逆瑞  
而不可收其紅丸引咎一疏足以斷葛藤其陛辭避  
賢疏足以注鬼神所謂以道事君不可阿當群情鼎沸  
科祖仲燁日韓爌中立不倚守正不可阿當群情鼎沸  
之際一言定國隨閣燬薰天之日獨力回瀾逆瑞懷  
恨最深朋謀斥逐不惟燬煉成獄投其無辜之家  
抑日牽蔓株連并及所取之多士吏科章兌儒日劉  
一燦折逆瑞燬于幾先韓爌回狂瀾于既周周嘉謨

皇月去專乘  
三月  
哲皇帝



之去與一燬同忠趙南星與韓爌之砥柱恩節  
合諸賢之論一之。而熿與一燬等之品見矣。

奴攻旅順守將張盤朱國昌死之已而遊擊林茂地等  
邀擊其歸路斬獲有差兵部奏聞自奴酋煽禍遼土沉  
淪而南四衛屏翰之邦悉屬腥羶戰爭之地惟金州東  
聯海蓋南近登萊為奴之防我所必爭亦我所必取義  
盤遂駐師旅順朱國昌駐師長行曾有功駐師三山島  
皆毛帥所撥守百里碁布鼎足傳烽三方自可為聲援  
而有功不奉鎮撫之命擅約張盤朱國昌破上興工及  
二將至而有功違約不來即有虜騎猝至重圍我師表  
盤力戰被护朱國昌罵賊陣亡奴兵至旅順破城殺戮

不曰護國  
水而日黨  
壬之案何  
其巧于借  
也

人民有功潛匿四日復扁舟至旅順長城焚火藥擄婦  
女則前為誘陷後為坐視矣。命削兩廣總督何士晉  
籍養馬當差以其原職王之案也。陞御史游鳳翔為  
廣州知府尋復其原職削都御史高攀龍籍為民其弟  
舉人高如麟問革遣戍鳳翔左南道資次俱空芳轉是  
以擬陞廣州府知府此時見高攀龍見逐於瑞遂疏言  
攀龍魚緣起用值臣有天恩濫廢官濫起之疏溪中  
其忌及其胞弟如麟辛酉應試南畿顧人代筆幸得中  
式臣實司外場搜檢合疏糾之以此恨臣一登總憲遂  
屬夏嘉遇陞臣知府疏上忠賢見攀龍之名即傳旨復







刑部擬熊廷弼誤國欺君罪在不赦秋後取決從之。  
以刑部侍郎周應秋為刑部尚書。上命禮部尚書  
周如盤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少詹事馮銓陞軾黃立  
極各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少詹事馮銓陞禮部  
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各官陳餉額出入虧欠之數戶  
部轉輸接濟之艱奉旨看九卿科道集議長策本部  
條列十三款以上一屯種宜責成武官一清查監生官  
吏班辦納銀及裁革効勞冠帶一議裁運府州縣佐貳  
冗員一清查督學衙門空廩學田一議監儒雜流不許  
優免一查核稅契一暫改依馬折色一增各鈔關餘銀

一申飭事例一清查兵餉銀兩一查覆茶法一嚴行考  
成一鹽法鼓鑄雨事上命着加意修舉。陞王城為  
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陳九疇為大僕寺少卿。四川  
道御史曾應瑞疏劾張我續通夷盜餉等事。上以事  
關重大不得懸坐下所司查明議處。御史周維持奏  
言皇上嚴斥邪黨正以崇道學臣嘗伏讀欽勅學政  
內有一款不許別創書院羣聚徒黨乞勅中外并將舊  
日所創建書院不論省直州縣立時改毀事下所司。  
挑濬旅順金州城池已為奴首削平而孤懸旅順難以  
自圖議開城南一百三十里引海水以成天險則進可



戰退可守且地堪耕牧屯聚言牽制則毛帥牽制於東此復牽制於南而恢復則毛帥直搗寬奠此復長驅遼瀋然所用錢糧原以登餉十萬為抵近因開門新增議裁前言遂為寢閣尚有登撫清汰六萬可為挑濬之用兵部以請復議濬亦無與為守遂止。御史崔呈秀議革三協遵化道山海府廳併議保河民兵銀數萬鎮江等府備倭銀數十萬貪官侵匿則當嚴督追贖之法令軍民人等捐貲輸粟以弘捐助。上命差風力官催解併查侵沒等弊時工部議差司官以往而議者以旨中不曾指定衙門躊躇不前歸併本處巡方案臣查實解

進。○削吏科劉弘化藉為民南京大僕卿吳炯冠帶間柱。○工部主事門洞開劾本部郎中徐在中買銅尅銀數萬又打造硝黃三眼銃明甲尅商人價銀受其賄賂賍私狼籍皆有證據命削其藉下部聽勘并置商人沈允慶於獄。○調山東巡撫魏光緒於外奪其三級。○以御史崔呈秀巡視殿門工程。○御史崔呈秀劾副使徐良彥命降三級。○戶科給事陳序劾太常寺少卿甄淑附勢反覆驟躡清卿光祿寺少卿張光房冒濫京堂投身門戶且與程註同作趙南星之牙爪命削甄淑之籍而光房冠帶閒住。○詔川湖督餉御史丘兆麟回道管



時科目  
霍惟華亦  
有邪臣假  
題目誣  
宮庭虧  
聖德一  
欲將神  
祖實錄從  
實紀載先  
帝實錄再  
行應勘此  
三期要典  
所由成也

事其督餉事宜歸并漏沅撫臣時何士晉削奪丘兆麟  
出疏申救上怒其黨護嚴旨責之曰何士晉貪汙著  
聞駐私狼籍削奪未盡其辜丘兆麟反覆稱揚不啻出  
口耳目之臣豈宜如此故撤回道○禮科署科右給事  
揚所修奏言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奉有宣付史館改正  
實錄併詳載顛末播告天下之旨第實錄全匱石室之  
藏外廷不得而見倘復名實不符一時且有傳疑千載  
何以示信請刊實書頒示天下以釋中外之疑從之○  
浙海官兵擒滅盜寇撫臣王洽以捷聞外洋大夥劫賊  
偽用寬和年號日國將軍元帥等旗幟自稱紅夷弟連

船入犯我兵用命燒燬其船而掣沉之斬級擒獲共四  
十餘人紅夷諸賊赴水溺死海氛頓息○建徐州新城  
於雲山紆迴九里有半高下二丈有七廟社衙宇之應  
建者二十有取舊增新費銀八萬九千五百有奇○山  
東大盜橫行劫去起解鞘銀若干御史邢紹德以聞

國家起解錢糧軍餉所須最為關係天啓二年磁州  
已劫去數鞘茲於沙河又劫去二萬殺戮數十人凱  
歌馳馬而去蓋亦盜之鉅者矣當事者欲行  
保甲之法噫名為法而弊之數也尚何益哉

罷原在禮部侍郎徐光啓御史智鉅論之也○以喬應  
甲陞左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劉可法右僉都巡撫浙江  
范濟世南京右僉都御史管理江防○陞高第為兵部



道遙圖圖  
蓋不止一  
廷弼而已  
也

尚書先是吏部以吳崇禮王在晉催上以邊疆多事本  
兵需人甚急崇禮等路遙不便到任着於在朝諸臣多  
推幾員來部又催張鳳翔李啓元高第中旨欽點高第  
亦異數也○澎湖既復福建巡按姚應嘉陳善後事空  
下部知之○詔緝事衙門不許一人潛入監禁偵探消  
息貴州道御史智鋌劾熊廷弼道遙圖圖布散刊揭往  
來交通故有是禁并有嚴拿究問之旨○十八日聖  
駕北郊大雨如注寅初雨止天晴聖駕臨軒拱候奏  
請內使喧傳太常寺官至再至三竟不到儀註一欵云  
一正祭日免朝上具常服御皇極門太常寺堂上官

聖度優容

奏請 聖駕詣方澤致祭然後 聖駕啓行是日太常  
卿胡世賞因天雨恐駕已出又恐悞上執事而錦衣  
衛競傳駕已御門無處可奏不如先去又有從內出者  
傳駕由文華殿後徑行不御門故世賞不及奏請又復  
後期給事中楊所修劾其玩怠上不究○奪情起用  
原任宣府巡撫王之臣總督薊遼倉場○福建道御史  
汪若極劾詹事府禮部侍郎李標延綏巡撫翟鳳翀  
上留標而削鳳翀之籍○禮部尚書蕭雲舉乞骸上  
念纂修之勞加太子太保馳驛回籍○削兵部左侍郎  
張鳳翔籍併削其蔭○陞王紹徽左副都御史協理院



事。○大學士朱延禧控辭陳情奉旨予告回籍。○兵科蕭基奏東西用兵機宜其策點事有三着。一專管轄。一神鼓舞。一審布局。要以坐困為操。巢之機括。策遼事亦有三。一善御將。一密偵探。一定戰守。要以牽制為恢復之根。抵時稱石畫。○原任總督楊述中回籍聽勘。

張鏞曰。巡撫王三善以孤軍深入大方。信陳其愚之詐降。何其闇而疎於謀也。罪何容辭。獨總督諸臣高牙大蠢。握符分關。何乃於大方深入之後。二十日聲息不通。前無偵探。後無救援。又何以糞鬼蜂擁之時。進不能推鋒。陷陣。退又不能捐軀赴難也。在述中以水火之見。來秦越之視。在魯欽等。紀律疎於平日。臨難惟有退縮耳。張彥芳之狂病。規避尹伸輩之抱頭鼠竄。亦何顏以見梁惠泰輩於地下哉。  
漕運總督呂兆熊擒龍華會謀逆妖首金科馬永等先

是龍華妖黨有李英者。發覺於沛邑前督臣李養正。具題請大索於天下。茲獲妖首金科等。妄意窺伺。詆蔑聖明。托天魔下界。真主出世之言。妄指神通出世。剪紙成兵之術。侯伯具有姓名。神服多稱善走。妖書妖言。偽旗偽印。符籙勘札。無一不具。溯其源流。始於京師。大奇人之傳授。繼以潞州五攢山之衣鉢。盤踞多年。發覺一旦。逆按昭彰。請正刑典。○差錦衣衛官旗。逮高陽縣知縣唐紹堯。并調御史劉恩誨。兵科胡永順於外。降其三級。時序班冉世魁。太監之族侄也。其族叔冉東告。魁歐叔於唐。然世魁家私頗饒。見紹堯持之急。與子監生冉應



甲遁去，紹堯愈怒，將其兄冉時桂責而監之，因稱其產業係內璫遺貨，藉而入官，以充遼餉。中樞輔道院咸以未奉聖旨，不敢擅收為辭。紹堯計窮，乃借兵科胡永順達之。巡按劉思誨，思誨以上下告竭之日，亦可助軍餉一時之急，因而題解。司禮監韓世能，乃其周親也。疏奏世魁未犯大逆，未奉題請，何得擅用黃封抄沒侵剋。因波及永順，思誨故降而逮之。○九門提督太監金良輔劾御史倪文煥，違制逞兇，擅責官軍。上怒，勒令回話。工科王夢尹申救釋之，仍命鎮撫司究治吏書之罪。九門官軍惟兵部京營科道管轄等官，出入迎送例也。其

何以為黨  
廷弼而  
造之今又  
以失陷封

之御史巡  
而重辟  
方者也何  
封疆之責

他則否。文煥巡視南城，出宣武門外，官軍不為之禮。煥怒，責百戶張應舉十下。良輔遂露章劾之。內監而敢於劾御史，太監之橫可知。御史而被太監所劾，御史不為萬燦之續者，幾希。傳言文煥即日求解於呈秀，呈秀引入璫幕，青衣叩頭。珍奇盈列，求為魏忠賢義子。閱數日，即具疏劾周順昌等，以逢其意。璫悅，自此入幕用事。○命錦衣衛擬御史方震孺從重新罪，上以震孺自任監軍，望風奔竄，失陷封疆，與熊廷弼同罪，從之。七月，下楊漣、周朝瑞、左光斗、顧大章、袁化中於北鎮撫司，以其納賄招權，攪亂朝政，移宮一事，罪惡滔天，嚴比



追贓限五日一回奏

吳禎日時廣微具揭申救日傳論擬票外另擬一票請為寬宥此揭實出冢宰崔景榮坐魏寓中三日力

強而後出者故未幾其黨論崔亦罷去則知此揭非出廣微本意矣

高汝栻曰初獄上擬連以移宮一案羣小相與謀

曰不串入移宮則題目不大不假借封疆則難追贓

而破其身家再行復訊遂改為黨熊賄脫栻觀連與

左光斗書曰我輩萬無保他仍作經畧及事敗連又

曰封疆為重何辭伏法熊聞恨入骨髓此豈受賄為

營脫者其事始於田生金而成於徐大化右云欲入

之罪何患無辭寬乎慘哉

雲南巡按朱太禎奏言官兵恢復霑益城池霑益之為

州也夷居其九漢居其一夷之為營大者四十有八錢

糧站馬悉土官主之而流官直拱手受成事焉其十一

之漢人則烏撒後所官軍也自天啓元年閏二月設科

烏撒後所官軍棄城逃去而州丘據矣茲以計擒設科

則叛夷失其頭緒始可議恢復布條列款而四十八營

始知有赴州輸糧者矣事上降詔優答○水蘭烏霑三

逆令兵數萬窺霑益敗走之四川烏撒土酋安效良水

西腑肝之親其順逆惟水西是視自效良獻安應龍以

來佯為恭敬不意遣來獻功之人領回文還途中被劫

效良又見黔師出六廣滇師入霑益隱然有背吭拊扼

之勢而水烏益成騎虎自分終不得生乃乘截黔之餘

燭遂南向入滇為寇蘭烏霑合成一片安南諸夷三十

哲皇帝



此空谷之  
足音也嚴  
旨責之幾  
于立杖之  
鳴矣

九營其衆殆十倍於我副總兵袁善等督率將士奮勇  
血戰對壘於霑益城下者五日五夜屢出奇兵以破之  
按臣上其事云○戶科給事楊文岳奏言視朝之地禮  
法森嚴上有所懷未可據問下有所見未敢據陳上下  
之間俱憑章奏數行之內其間機宜豈能盡達職訪古  
內朝之制復祖宗召對之典古者朝辨色始入君日出  
而視之退露寢聽政夫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  
體聽政而適露寢所以通上下之情此在祖宗朝每多  
於便殿舉行至今稱盛事職願皇上或於日講經筵  
之暇或於朝後隨御文華殿召內閣部院大小臣工院

此等事從  
來舊矣何  
至今日而  
嚴查之

朝政得失人才進退生民疾苦各邊利害並陳東西戰  
守事宜隨賜咨問至於一切奏章有關係重者惟聖明  
裁決旨以摭拾要名責之○傳出聖諭刑部犯人  
朗先游士任方震孺唐紹堯等既在禁中當穿囚服容  
他角巾色衣盃酒笑傲成何法紀於是刑部提牢主事  
林曾上疏認罪嚴旨切責而宥之○刑科給事杜齊芳  
請攸卹貴州巡撫王三善旨以三善剛愎自用卒至潰  
師與揚述中無干因責其偏護同鄉○北鎮撫司五日  
一比揚漣魏大中等贓漣等初意不欲承贓又慮媚內  
許顯純酷刑箠楚決無生理於是左光斗曰彼殺我有



其用心可謂密其計亦可謂深矣

可慘可傷

兩法。乘我之不服。而亟鞠以斃之。又或陰戕於獄中。除以病聞耳。若初鞠輒服。便送法司。或無死理。於是靡焉承認。孰意仍着鎮撫追比。以五日為期。外魏佯請付法。司以解於眾。故令內魏留中。以警臺省之將言者。是以慘苦更甚。比較時。累累列跪。奸弁前訶之。詬之。裸體辱之。弛。扭。則受。拶。弛。鐐。則受。夾。弛。拶。與。夾。則仍戴。扭。鐐。以受。棍。壘。棍。所中。結為黑丁。黑丁漸漸。陷為溪坎。溪坎上。微。裹。藥。傳。焉。不再宿。復加榜掠。藥。裹。為。棍。搥。搥。擊。赤。肉。肉。敗。蛆。生。淋漓。零。落。肉。墮。塔。墀。者。塊。如。碗。迨。其。後。更加極刑。審訊時。不能跪起。荷。桎。梏。平臥堂下。額髮垂。

覆身。肩半露。羣蠅噬膚。不能驅。刑畢。拽入斯時。豈但無力圖生。亦且無暇求死矣。

高汝拭曰。天下事同有不可測者。矧出奸人心肚。雖良平。豈能料之哉。狄梁公承反。而人服其智。諸公承。追比而死。人固有幸。不幸。馬。或。未。易。輕。議。也。說者又謂。光。亦。惟。是。一。死。以。結。局。哉。鈎。黨。禍。起。陳。蕃。劉。劭。李。雲。謝。弼。之。傳。死。掠。案。者。不。可。勝。數。虞。詡。一。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自。引。繩。謂。日。寧。復。毆。刀。以。示。遠。近。假。令。當。時。有。求。多。者。引。繩。披。根。不。休。幾。不。得。與。絕。吮。之。息。夫。躬。爭。優。劣。矣。今。視。數。公。何。如。也。悲。夫。

東廠魏忠賢奏神奸蔣應陽出入禁監包藏禍心移受妖書。深懷不軌。見追疏稿。捐帖及弓箭腰刀等物。上命鎮撫司究問。蔣應陽乃兵部考取將才。咨送遼陽熊。



廷弼在任時，以才官守備，札付與之。廣寧失陷，廷弼聽  
勘隨差，應陽前往廣寧偵探。及至京，廷弼已下獄矣。因  
與廷弼投遞辯明揭帖，進監左右之東，厥緝事者欲獻  
功忠賢，因而捉護，追出廷弼疏稿揭帖，併遼東圖畫與  
札付等物。又稱弼子出入監禁，營謀叵測。至腰刀弓箭  
馬匹，乃武職本等之物，誣為演習不軌。遼東圖畫亦指  
為妖書。上命重辟，而加廕忠賢羊酒銀幣賜之。○樞  
補孫承宗，汰閑門冗兵，歲省餉七萬有奇。○冊封任氏  
為容妃。○兵科給事羅尚忠、工科給事顧其仁、連章劾  
總兵馬世龍貪冒，召亂諸罪。○遣何棟如戍。○吏部尚

書崔景榮予告回籍，命李宗延回部代之。○前右副都  
御史楊連卒於獄，有旨行撫按嚴提家屬追贓回奏。

連身事三朝，親受光宗願命，自下鎮撫獄，而體無完  
膚。及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時值暑月，尸俱蠅  
蛆，身腹發變，僅以血濺衣，裹置棺內。後襯歸，無寸土  
可置，置於河干之側，結草以覆。妻母住於城樓，男婦  
棲於客店，尚欲追未完之贓。嗟嗟，此受願命，鋤奸邪  
一場大結過也。及聖明御宇，世界清明，恩典攸郵，  
始贈左副都御史，又贈太子太保，照一品。  
高汝栻曰：連將死，有絕筆一紙，其意大都謂身一入  
都，偵羅滿目，欲發一揭，亦不可得。下情不得上通，打  
問之日，執注文，言死口為案，不容一辯。血肉淋漓，生  
死頃刻，不時追贓，恨恨打借封疆為題。追贓為由，  
徒使在殺臣名歸之。聖上因我累死之冤，及於同  
類，同獄。孟孔淑藏其絕筆，顯純并殺之，以滅口。孰知  
孔埋壁下，密氏地藏，已屍背出，神物呵護，顯純又火  
其血書，凡一百八十字，則珠商慧而密記，出獄為脫。



陳明卿為先生立傳載無夢園集

御史張繼夢謹陳江防八要一察官吏一清盜源一戰船一

嚴會哨一足兵食一肅嚴捕一察釋棟一除民害一

稿敬之哉陳明卿先生之言曰痛哉揚公刀鋸殺之生前借題殺之其死後勒追以殺子孫塗抹以殺青史邪橫以殺人心其奈人倫天道何然子孫賢不可殺青史嚴不能殺人心活不敢殺則亦自殺其心而已卒之全給謚廕建祠賜額如忠愍例其子易之進絕筆今全上有忠肝義胆慷慨激烈之褒而後知揚公之死死而生矣向之喻喻叱叱自謂生榮者今安在哉

以薛三省為禮部尚書

八月兵科給事吳國華糾工部營繕司員外曹欽程薦寶坻縣知縣周詩雅元城縣知縣熊江上以國華顛倒任意削其籍而并削熊江周詩雅○關門軍士以馬乾發給之遲羣相鼓噪事聞上命首犯正法以平日基怨詰責將領并命樞輔不時叅處○詔張板戍守旅

順東鎮叅將張善繼盡撤本地民兵於三山麻洋鐵山灣住守不放一兵禮科葉有聲四川道汪裕疏劾之

未旅順為東鎮信地登鎮藩籬牽制奴酋之咽喉故特設遊擊以成聯絡之勢張弁既領命而往繼善盡撤其民兵萬一奴騎突至束手莫應其何解于任事之責乎

四川道御史倪文煥劾東林渠魁兵部侍郎李邦華邦華東林高足向與李三才結為死黨同任御史李日宣狡計陰謀傾害善類文選司員外周順昌切附東林營入吏部貪橫異常仇逐朱蒙童不安其位厚結汪文言呼吸相通又與魏大中構黨同謀逮過姑蘇留連十日以女許配日中不知有國法至在吏部時給假南還坐



二大船，貨貨充斥，壓沉一舟，狼籍河干，白銀暴露，通州之人，至今掩口。林喬枝改調署選，惟賄是聞，縱子林堯世於私藏菴觀，收銀買官，鑿鑿有據。上命俱削籍為民，著撫按提問追贓，其私創書院，扁額書記，毀壞以為聚徒植黨之戒。○浙江道張訥謂東林書院乃李三才科斂東西財賦而為之脩建，孫慎行高攀龍輩窟穴其中，肆行淫穢，辛酉鄉闈賄買舉人，以洪範七字暗通關節，而願高子弟並列賢書，閩中書院原係稅監梁永私第也，馮從吾占為書院，所侵官地民田計千三百餘畝，盡歸席捲，通書京邸，協制當路，張牙露爪，謀欲翻案等

語，又云徽州書院則富家戶賈所建，以余茂衡主之，羣不逞之徒附之，鄭三俊畢茂良皆於此中得力，江右書院其來更遠，原自有理學一派，清議所自出，而鄒元標出山潦倒，反假氣勢於東林，靠引於西北，至劉一燝操柄誤國，攪亂不清，妮妮千言，上命削元標慎行從吾茂衡之籍，茂良三俊閒住。○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卒於獄，其子生員學泚旋死之，大中氣甚皓落，不受盤曲，卓然以名教自持，故在吏省，陰孽已萌，堅冰將至，而猶以高陽昆陵在事，適列人才進退之地，正欲舉貪墨吏一大創之，孰意羣奸之側目也，刻苦一生家徒四壁，而



坐以三千三百之贓。口口欲辟熊揚諫草傳天下而竟坐熊揚之案。冤哉。垂逝之日更嚴刑促之。縛暑殷雷。旨故遲遲不肯降。越六七日始出尸牢穴中。骸漲而黑。面與鼻平。入斂時慘更不可言矣。方大中被逮。其子學伊徒跌攀號欲隨。以北大中曰。覆巢寧有完卵耶。父子俱碎無益也。學伊微服間行。尾緹騎刺探起居。北抵國門。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中。晝伏夜出。以籌萬死一生之計。而獄益急。榜掠益毒。度無生理。欲撾登聞上書自刎。已念徒死無益。且萬里旅魂。邈邈誰托。匍匐飲血。扶襯而歸。朝夕號咷。未嘗入寢室。哭而病。病復哭。哭盡

而舌枯。家人以漿進。竟不入口以死。天子改元。剪除

大逆。大中得贈太常寺卿。謚忠節。

錢士升曰。寅卯之際。名教披昌。謁者有兒鬚眉。無父亂賊相接踵矣。惟是忠節諸公。凜凜生氣。孤行於清虛寥廓間。而又得死孝之學伊。為綱常維一綫。詎非忠貞之羽翼。春秋之功臣哉。斯言也。可謂魏氏之實錄矣。

高汝栻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分也。忠孝成於一身。或萃於一家。則難矣。若忠節擊奸而死於忠。其子痛父而死於孝。古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愚曰。求孝子必於忠臣之後。昔卞氏瞻肝。隨父赴難。而顏忠節之死。常山泉明。從幽州轉徙流離。至河北購父尸。歸葬長安。時稱其孝。忠節何異卞顏。而學伊荼苦似泉明。捐生似瞻肝。求之古人。邈焉寡傳矣。

八月二十八日。詔斬原任經畧熊廷弼於市。傳首九邊。

逆卷傳曰  
每日銀臺  
封本分閱



者王体乾  
梁棟李永  
貞等也凡  
閉切者鈐  
以白紙又  
捏一指甲  
重痕為識  
永貞等以  
次朗誦而  
体乾為之  
註脚開票  
封本亦如  
之每先帝  
晨覽文書  
管事牌子  
皆屏息遠  
侍應處分  
者點用者  
或改票者  
皆体乾受

意口奏也  
查門戶姓  
名者亦是  
永員諸人

示眾二十八日五鼓有駕帖至山東司主事張時雍聞  
之以為必斬廷弼也恐有伏毒自盡之事令獄官設法  
誘出彼已知覺乃從容盥櫛整衣而後出房曰我大臣  
也還要拜旨豈得草草延挨久之而中貴嗔其遲也  
捧駕帖而去時雍亦懼獲戾大書硃票仰獄官速拘出  
彼猶濶步上庭曰俟庭上說話既至庭時雍迎之曰熊  
芝岡今日數盡失陷封疆應得一死還有何說廷弼默  
然無言見胸前懸一執袋時雍問曰何物答曰謝恩本  
曰爾不曾讀李斯傳乎囚安得上書廷弼曰此趙高言  
也時雍語塞隨送出先廷弼刊刻有象遼東傳值八月

二十一日文華殿日講畢輔臣顧秉謙等五人獻一冊  
於上合詞奏曰此熊廷弼所作以為飾功張本希圖  
營脫上覽之怒曰廷弼奸謀不得肆行於朝今又以  
流言煽惑於野且心懷不軌辱國喪師惡貫盈滿罪在  
不赦又刊書惑眾情益難容因傳諭示刑部等衙門看  
便會官速決了至是正法蓋八月二十八日也

高汝拭曰廷弼慷慨揮霍有餘涵養溫厚則不足高  
言雄氣不肯下人世多以剛復虛憍目之自有遼事  
以來再任經畧不取一金錢不通一餽問終日焦唇  
敝舌與人爭言大計視國事如其家事第以經撫見  
左復與中樞夙怨動輒掣肘憤激坐視遂膺顯戮悲  
哉然當事者亦無意便殺自揚左事起而廷弼之死  
決矣故曰廷弼不死於封疆而移於時局不死於法  
吏而死於奸璫也璫謂不以封疆串移宮則不能創



典大獄不以封疆受賄誣諸臣則不能作清流之陷  
身不殺廷弼則不能借題偏追無影之賍加諸臣以  
身後之誅夫計誤封疆伏法何辭然終不死於封疆  
而死於時局不死於吏議而死於奸璫是以九泉之  
下目不瞑耳

前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卒於獄先是楊漣二十四罪之  
疏上內有宰相門生四字執政等甚惡之時有僉壬某  
者謂執政曰楊漣攻魏公波及於閣下公知其故乎執  
政曰不知也僉壬曰出疏者楊漣造意者左光斗潤色  
者繆昌期也公若官承當取旨如寄吾為閣下足了此  
事矣執政首肯遂與訂盟因唆御史陳九疇發其端而  
旋以會推彰其事復理移宮為傷孝垂簾為阿黨定策

亢勳為居功猶以難於坐賦也再行覆按改為封疆矯  
旨五日一比竟斃於獄復誣受謝薦紙贖等賄窮治其  
家屬崇禎元年上憫死事之忠贈右副都御史廕一  
子入監讀書

高汝斌曰光斗以中秘擢御史時其父寓書詔之曰  
吾家自丘明以來代有聞人始祖載國公當隋之亂  
以一布衣聚豪傑保江南六郡自唐迄今廟祀不絕  
靖難師起有長一長二者忠憤激烈曾連抗東海留  
侯推博浪庶幾似之此皆無翼而飛履險益壯况御  
史藉天子之寵靈以澄察抨刺何所不得勉之哉是  
以光斗當先帝鼎成聽政之謀起於宮掖紹瑞神叢  
因與楊漣排閣叫閣使天日重朗其視曾連留侯何  
如也雅稔庭訓益自為發舒惜平遭讒以死耳

詔杖江西道御史吳裕中於午門前一百革職為民○

天啓朝杖  
廷四見矣



推恩廣而名器未免濫及

逆奄傳曰方熊經畧之刻遼東傳也內有馮布政父子奔逃一回等句涿州見而恥焉遂借妖弁蔣應場殺之閣擬聖諭歸于乾斷體乾永貞等曰原是馮等兒害他與聖上何干遂于原稿奏請御筆增入卿等面奏出諸神中八字而熊辟英御史吳裕中熊之姻也涿州令私人唆吳曰內意薄丁矣及于賢則咳之曰吳為熊報仇也于是裕中疏論貴池而忠賢矯旨日廷弼既伏厥罪神人其歡吳裕中乃以鄉戚兒女之情輒敢起空乘機逞其報護欺肆狂悖詆辱大臣顯與廷弼一樣肺腸與廷弼何異命杖百裕中死

五門工成加恩輔臣及百官有差五門者皇極門先完次弘政宣治二門又會極歸極二門自輔臣太監禮部尚書而下京營監察等官太醫欽天廠衛司房拾揮千百戶加恩者幾千餘人。加輔臣孫承宗願秉謙原任大學士魏廣微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承宗秉謙廕子尚寶司丞廣微廕子中書舍人周如盤丁紹軾黃立極各太子太保文淵閣馮銓陞禮部尚書文淵閣各廕一子中書舍人銀幣如例。副侍郎趙秉忠御史劉芳練國事李玄王祚昌李瑾劉懋等籍為民賜東廠魏忠賢金印一方文曰願命亢臣忠賢一顆以褒元勲

所賜印方二寸金約百兩玉筋篆曰爪龍紐盛以金雲龍匣又賜容氏一方文曰欽賜奉聖夫人容氏印其金篆組匣亦如是萬曆中兩宮災皇后之室焚福藩之國中宮例有戒諭王妃勅神廟命御用監刻木代之終孝端世竟未。前陝西副使願大章獄補造褻越浪費至是極焉。成刑部尚書李養正周應秋等上爰書從之自遼左陷



五年封疆失事之臣。至壬戌春始盡逮。奉旨下法司。皆刑部山東司事也。時本司官或以差出。或以病告。虛無一人。尚書王紀以福建司員外願大章署其事。斯時論經論撫。救經救撫之疏。無慮數十上。揚之沉之。衆論不同之極致。大章會勘日。論事則化貞為罪之魁。誅心則廷弼誠難未減。至八議之說。不特大章有之。刑部各司亦有之。台省亦有之。四月初一。三法司會審。司官二十人在坐。廷弼囚服長跪。置對階下。審畢。衆曰。應監否。大章曰。俟堂審定罪。請旨後監。蓋以廷弼大臣未經擊解。但令法司問明。亦無送法司字樣也。及堂審。鄒元標等

以廷弼失陷封疆難。以八議省。遂定化貞。廷弼重辟訖。而徐大化亦刑部員外。給假不任。王紀惡其久廢職業。而重大章公正無私也。大化疑大章交媾其間。遂嗾御史楊維垣劾大章。唱八議之邪談。緩頰而鬻大獄。又得婉轉美調。以大章由刑曹調兵曹。是時又陞陝西提學副使。故嘲之耳。彼此辯許。不下十餘疏。最後言具得廷弼回萬金。遠送家中。復遮伶卜年。花憲臣不相蒙之事。以誣之。命勘賊證無實。有詔復大章職矣。楊左之禍作。大化復乘機車八。謂夥壞封疆。逮而下之於獄。審定秋後取決。追贓回萬。田爾耕輩任意敲朴。因卒於獄。英



主御極事。白贈太僕寺少卿。總兵馬世龍聞奴酋領兵向來海耀二州等處。收割田禾。從右屯等衛經過。乃議前鋒三營協將各統兵襲之。遣副將曾之甲會同叅將李承先出哨柳河。左輔領兵三千有奇。至杜家屯應援。又以遊擊金冠領水兵接應。既議定。及之甲河守候二日。不見船至。乃看河東地勢。欲聯葦橋以備緩急。適有耀州赴義難民周生員等萬人。云曰。王子住錦州。虜兵不滿三百。我師渡河。遼民當即殺王子。殲其衆。以歸。二將欲邀功而信之。不知為敵計也。乃以漁舟先渡難民。約號城下。招呼城中開門以應。既渡。我兵至耀

州城下。寂無一人。招呼不應。第聞鼓掌大咲。城上矢石如雨。伏兵四起。我兵雖奮勇斫殺。突於溝內穿甲。奴酋數百。蜂起。城內又出夾攻。我兵奔潰。賊追趕至河。曾李二將。陷足蘆葦。雖欲放砲以拒。竟無立足之地。北岸列兵數千。無船不能飛渡。李承先中刀死之。甲仰天自恨。投於河。中軍錢應科亦落水死。計喪兵五百餘名。馬騾不計其數。事聞。上命世龍戴罪立功。

此一舉也。分明誤聽奸細。以貪必不可成之功。不度彼此。不審進退。僥倖倖以掩其不備。不知已落奴酋中矣。伏兵四起。張皇奔北。遂至淪亡。如驅羣羊。以餉猛虎。其悲慘詎可勝言。幸也。左輔一枝。以未動得全。賊亦未遽渡河。寧遠前屯得晏然耳。



馬鳴世日  
要典流禍  
之慘六七  
年不得其

守不獨楊  
左也借挺  
而殺者  
王之案借  
紅丸而成  
者孫慎行  
借移宮而  
辟者惠風  
揚也凡此  
皆不之之  
臣臨事則  
納忠遇事  
則盡命苟  
一死有利  
乎國不其  
含笑于地  
下乎

十月初一日 皇子生 陞容妃父 任景春 錦衣衛正千  
戶帶俸。禮部頒行天下 慶賀 皇太子誕生 表文 格  
式。起原任府丞 邵輔忠 太常寺少卿 姚宗文 給事中  
丁詩 教趙興邦 御史李徵儀 牟志夔 朱一柱 候北 部李  
養盾 候陞右布政 涂國鼎 改北 缺 章光岳 改京 衙。削  
福建 巡撫 南居益 籍為民。直隸 巡撫 請改 徐州 為府。  
兵科 陸文獻 疏言 徐州 負山 臨河 南北 咽喉 夙稱 要地。  
宜 固堤 保城 不必 改州 為府 其搜括 銀八萬 留四萬 以  
備 修築 回萬 進助 大工 從之。加大 學士 孫承宗 特進  
光祿 大夫 馳驛 回籍。命 錦衣 衛官 旗 逮 御史 惠世 揚

來京究問

世揚乃楊連一輩人 即其 參客 魏并 劾 倡 率 率 內 操  
之 沈 確 其 持 論 凜 然 風 猷 著 可 知 也 所 言 者 若 逆  
知 有 今 日 而 預 為 曲 突 徒 薪 之 計 容 魏 恨 之 入 骨 故  
借 移 宮 一 按 捏 為 青 衣 小 帽 之 詞 欲 與 楊 連 同 置 之  
死 在 連 不 幸 而 死 已 不 可 伏 生 世 揚 幸 而 不 死 是 再  
生 之 楊 連 也 矧 光 廟 不 諱 之 時 舉 國 縞 素 世 揚 欲 出  
八 內 直 反 青 衣 小 帽 以 自 別 于 人 乎 其 誣 不 辨 自 明  
崇 禎 元 年 十 月 皇 上 獨 斷 賜 以 起 用 見 今 復 推 邊  
撫 蓋 神 宗 朝 諸 臣 玄 黃 角 戰 賢 奸 猶 未 盡 滴 造 至 崔  
魏 而 是 非 沾 倒 極 矣 至 今 見 魏 雪 消 水 落 石 出 死 者  
死 矣 獨 留 世 揚 一 人 在 則 什 彼 猿 鶴 增 我 鷓  
鷓 者 胡 可 緩 也 是 在 當 事 者 力 為 推 轂 耳 鷓

浙江道御史潘汝楨劾刑部侍郎朱世宗大理寺丞楊  
一鵬兵部侍郎劉策布政陸完學為東林之遺奸俱命  
削籍。詔遣原任按察司僉事康丕揚發邊遠充軍



先是正楊有疏辨明楚藩妖書二事下部會議覆  
上降旨正楊掃門權相邪媚貪酷久掛祭典一削籍  
未盡其辜  
命戍之

二十四日陶明先卒於獄。禮部尚書薛三省奏言仕  
途壅滯門工加恩太濫嚴旨詰責。陞楊夢霖太常寺  
少卿孫杰大理寺少卿。命逮御史夏之令中書吳之  
寺卿呂濟太僕寺少卿崔呈秀大理寺丞李養德光祿  
瑞通判吳士科下鎮撫司審問追贓助工削周道登張  
問達孫居相于玉立梅之煥等職并追奪誥命。上  
宣兵部尚書高第至文華殿賜尚方劍坐蟒玉帶銀幣  
經畧遼東。誥勅房辦事中書舍人事吳懷賢下鎮撫

忠憤所激  
亦公義之  
所在也小  
臣尚知慕  
義大臣固  
可為黨門  
之乾子義  
孫子

司獄時忠賢竊窺神器中禍宮闈傾陷忠良市威箱網  
懷賢目擊不平每聞抵報有摘發逆謀者及楊連二十  
四大罪疏擊節痛快遂加圈評旁註曰當如任守忠即  
時安置等語適有工部吳昌期糾劾侵冒忤璫撤回懷  
賢以同鄉服其不阿遺書稱之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  
之句辭多激烈凡對同官及縉紳親友并手札往來輒  
寓感憤義形於色同官傅應星忠賢嫡甥也聞之入告  
忠賢而番役暴布左右陰誘其僕程遠德艷以東廠富  
貴盡以懷賢圈註疏稿及書底盡送於璫璫大怒曰甚  
等官兒敢如此犯我速處他死徑差校尉百餘至寓綁



瞿式耜曰  
紅九一業  
主裁逆之  
說者固為  
備見然先  
帝當委頓

之日豈臣  
子當試邀  
功之日何  
可灼揚揚  
書錦耶無  
以服天下  
之心矣

懷賢并其妾丘氏子監生道昇西席程于古皆擊之去  
懷賢曰有事我獨當之汝輩死無益也於是于古得免  
到廠嚴刑箠掠體無完膚命楊寰孫雲鶴輩串入東林  
賄納左光斗等事拏送鎮撫許顯純非刑炮烙旬餘而  
死妻程氏在籍驚鬱以歿舉家離散聖神首出道昇  
上書鳴冤得贈工部主事。陞徐兆魁黃儒炳吏部左  
右侍郎朱一桂刑部右侍郎起許弘綱為南京兵部尚  
書。尚寶司丞劉志選劾原任禮部尚書孫慎行為  
不嘗藥之論妄疑先帝不得善其終更附為不討賊之  
說輕詆皇上不獲正其始泰昌一朝實錄乃成千古

謗史矣向高身為元輔不聞一洩此言卒令以百足之  
虫生還里閭近復以三窟之兔繆與廷推向高寧負  
皇上不負慎行令漏網貪土得廁身揆席以玷辱綸扉  
哉併連象臣張問達乞將進藥兩疏宣付史館。刑部  
獄火。刻宗藩限祿書成

十一月初一日獻東夷俘。上御門受賀。大學士周  
如盤予告馳驛回籍。陞崔呈秀工部右侍郎兼廣東  
道御史以大殿升梁告吉也。削科臣解學龍詞臣侯  
恪職。升呂兆熊為戶部尚書劉志選尚寶司卿  
詔錦衣衛差官校逮揚州府知府劉鐸來京興妖僧



本福對理。此錦衣衛田爾耕所緝獲也。本福江西吉安人。潛住京師。縉紳多與交往。而爾耕希忠賢旨。徂為東林淵數。希圖乘機造謗。捏為與楊州知府劉鐸熟識。在寺往來。有詩字見證。其詩三首。語多譏刺。故有是逮。○吏部尚書李宗延。予告回籍。以王紹徽代之。○罷禮部尚書薛三省。○廷議撤遼撫。更置登撫。登撫武之望。以張攀字旅。而毛文龍使張善繼。竟撤其兵民。登撫捐米助盤。以救饑荒。提有功。以正究奸。文龍甚為不快。且朝鮮又與文龍不睦。是以兵部上疏曰。國家兩大局。一在關門。一在海外。其犄角之勢。同其所關。成敗之數。同其

兩不相下。而成相逼之形。又同。且以海上言之。牽制奴酋者。朝鮮也。聯絡朝鮮者。毛文龍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傳云。以忍為國。又云。師克在和。今日詬評之事。起以小。不忍成其為大。不和撫臣與鎮臣不和。鎮臣與屬國之臣又不和。使敵得以伺其便。而抵之。此奴之利。中國之大不利也。乃改武之望為南京兵部侍郎。以楊麒為總兵。鎮守山海關。○詔遼東前驛營總兵馬世龍。回衛。既而傳旨。謂世龍勞苦三年。着回府。遇缺推用。○詔一切黨人不拘。曾分處未分處。俱着該部院會同九卿。科道從公查確。集議奏請姓名罪狀。并節次明旨。刊刻



成書榜示海內垂示將來以永保清平之治。命修蓋  
信王府第。皇子百日內閣議名。廣西道御史趙  
胤昌劾輔臣丁紹軾先是柳河之役遠邇震驚於時丁  
紹軾有危官失事一疏及內傳問閣中東虜已報墊河  
世龍為河杜門稱病馬世龍可用否紹軾曰臣等在閣  
中公議正議去之尚未定及再詰乃曰去留取自上  
裁臣何敢知是以胤昌論其反覆不忠曰一人而模稜  
兩端一言而倏忽向異紹軾上疏乞骸仍溫旨留之。  
欽降工部司官呂奇策等三級調外任用。

子街石一節最為眼煩由三山度過盧溝橋勢如長  
虹下太空濶恐重難勝是以該司輒採衆論於橋下

流南畔別築土壩以便運石驟馬之行視保橋工費  
所有甚多及黃克纘上其事內有保墊之語上曰  
橋道見在運石何必再行保墊且天寒地凍保墊  
非時顯是司官計圖侵冒着降三級調外任用

詔推順天等處巡撫該部以郭允厚等五員疏請上  
曰郭允厚李逢節孫杰馮三元李春燁俱賜環召用留  
着京御用以李嵩為僉都御史巡撫登萊。工部尚書  
黃克纘乞調理回籍上准其馳驛去。錦衣衛指揮

僉事高守謙歐死翰林院檢討丁乾學

甲子乾學典試江西試策中有汪直劉瑾等語觸怒  
忠賢降級調外矣先是乾學為孝廉時有兵科書役  
高守謙恆貸其質生理既而忠賢勢盛守謙即錯役  
門下黃緣為理刑百戶侵臘錦衣衛指揮僉事及乾  
學未調象居守謙以前日往來遂托言為乾學解釋  
于忠賢須得千金為謝其後南道徐復陽疏恭郁上



膏他事並無典試名目忽傳旨削奪乾學乾學亦知  
守謙造謀無可柰何隱忍以待而守謙特轉一約索  
逋計一千二百兩乾學不承兩相爭執倏忽二十餘  
人擁八稱駕帖擒捕乾學俯伏就迨將磚石亂擊  
命緣懸諸親厝辨財物跪奉請罪諸棍得財一擁而  
散始知非誤騎也乾學骨折心傷憤結不舒而卒而  
新主即位其弟承伏瀝  
血鳴冤詔贈翰林學士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終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十五

西湖 高汝棻 輯

丙寅六年正月以周應秋為左都御史以徐兆魁為刑  
部尚書○下戶部主事李柱明于獄究問追贓

順天府府尹沈演謹陳製禦十款伏乞 明旨嚴加申  
飭責在必行

○削太僕寺少卿曹欽程藉為民

可恨其劾  
周宗建等  
遂致悵疾

梁逢恩盜  
賣糧未時  
柱明管倉  
誣以監守  
自盜也

欽程先與付應星結為兄弟引入魏良卿之幕而科  
臣楊所修荐之遂為逆璫乾兒自劾奏周宗建等五  
人之後忠賢悅之即秩以部郎躡升卿寺管陵工神  
木廠偶與其黨不合觸怒忠賢而忠賢厭薄其人唆



非言官而  
議論小人之  
是非之心  
患失之  
如此玩弄  
朝政于唇  
吻間真訣  
殺

潘士聞糾之遂責其敗羣不檢而削其籍出都門時  
拜別忠賢口稱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遂慟  
哭失聲而出後江時沈革損為郡守其正法云清嚴端介  
案欽程令吳江時沈革損為郡守其正法云清嚴端介  
表率其上而虎狼之性多所顧忌不能盜意隱啣恨  
矣及醜聲日著沈曰是安可一顧日令氏上哉入告撫  
臺周起元使之日善去以全此子遺維時吳江周宗建  
吳煥兩起元與銓郎周順昌同卿吳默諸君子節持松  
生多造閣諮訪欽程于致疑已道為朋其于國計民  
公道之不知彼以雅厚自持夫亦豈不明于居是邦不  
非其大夫之義而為此曉曉夫亦豈不明于居是邦不  
使掩遂投逆黨乘機報  
淺建迨而煥削籍云

○命修三朝要典是書以紅丸挺擊移宮三案編輯成  
書皆于斥廢殺慘諸臣留一罪案多出于崔呈秀劉志

選之意

黃汝良曰要典一書逆璫泄憤報怨之書也天啓四  
年五月楊漣參魏忠賢二十四罪由是左光斗魏大  
中惠世揚等及部院鄉寺相繼論劾忠賢痛恨入骨  
欲報無由乃以楊漣等曾諍移宮假為題目而治  
之又恐人議其後事久變更矯旨編纂成書串通  
擊紅丸移宮為三案取富貴者嗜進通內頌德祝釐  
以君父與廠臣竝稱而加防微者漸憂君愛國之臣  
為誣謗君父將使後之為臣子者容諾聽君父之自  
弱自危乃為可乎又日施籠絡之術于君父矯誣箱  
制以毒害忠良禍不可言也變亂之術于君父矯誣箱  
信史使人以忠義為永戒禍由不可言也變亂之術于  
曰逆璫目不以忠義為永戒禍由不可言也變亂之術于  
之崔呈秀教之遂至矯誣天語逼協史臣無非欲借  
為捆綁諸賢之具故其獲罪諸賢逼協史臣無非欲借  
之意亦此書而史臣因以還署賢惟此書不足欲發  
連等當日持議不無過激然皆一忿之忠愛所行楊  
而賢言吹索極節矣至崇禎元年侍講倪元璐疏奏當  
憚賢豪受冤極矣至崇禎元年侍講倪元璐疏奏當  
毀輔臣亦揭其必不崇禎元年侍講倪元璐疏奏當  
歲原藏者與各處所有書板至五年初焚之宇內稱快



年來阿比  
成風第伸  
威于鷲猛  
作奸黨為  
驅除不意  
內監復操  
舉劾如此  
人心善幻  
世界轉遷  
流覽風氣  
每為浩嘆

奴渡河經  
畧高第以  
兵寡難敵  
為請上日

平日索餉  
則有兵一  
旦禦敵則  
無兵向來  
料理作何  
勾當大哉  
言乎

大攻第一  
妙着

○蘓杭織造太監李實疏劾直隸巡撫周起元松江知

府張宗衡同知孫應崑并劾御史黃尊素周宗建編修

繆昌期吏部主事周順昌都御史高攀龍東林邪黨與

周起元臭味相合大肆貪婪疏入命除周宗建繆昌期

已經迨解外周起元等五人解京究問

崇禎元年迨李實究問實辯誣陷五臣係魏璫差人

至杭將司房黃日新印空頭奏本令實鎮之以上後

恐事泄仍殺日新以滅口其本皆李朝欽李永楨屬

草而孫昇書之殊以墨蓋可辯也今上命實與永

楨面質得實實減死克軍

大學士周如盤卒○夏之令卒于獄詔提家屬送之○

奴大舉入犯寧遠寧遠者關門之要害也門以東則滿

桂西則左輔門以南則祖大壽北則朱梅而以叅政袁

崇煥總之

二月奴酋大舉過河圍寧遠去前屯白二十里前屯白

去榆闕止七十里夫策之甚旨下會議議者欲棄永寧以予敵

內保榆闕夫永寧一棄則榆闕立危矣時永寧止袁崇

煥一師虜眾五六萬人晝夜力攻始攻西南城角崇煥

命將大將軍挾儿郎神鎗鳥銃西洋大夷等炮奮勇焚

擊前後傷虜約數千灰之酋復南攻推板車遮蓋以斧

鑿數處我兵捆柴燒油并撓大藥選健丁五十名從城

上以鐵繩繫下燒之至二更賊少退又用棉花大藥等



物將賊戰車燒燬賊計窮退出城外五里于龍宮寺一帶札營約五萬餘騎其龍宮寺收屯好米俱運覺華島遺下爛米燒燬海岸水俱鑿開達賊不能渡海賊鋒少挫我兵先是以紅夷將軍滅虜炮鳥銃追風弓箭打死夷賊數萬奴酋大頭目長孫哈兔打死落馬用紅布包裹衆賊扛擡放聲大哭而去又打死牛鹿大人五十餘人得級二百六顆賊俱從灰山往東奔奔此正月廿八日也崇煥當奴賊未至之時推牛殺馬引佩刀自割其肉烹以享士故士多感發奮勇云○二十六日皇上御門召諸大臣科道會議東事面諭閉門緊急當傳收

此亦魏志賢捏旨也

羣策虛衷商確會議司禮監具奏○遣前吏部尚書趙南星戍部以星年老收贖上曰南星奸黨渠魁依律遣戍不准收贖

按高邑當萬曆甲辰在文選時慨士習之不端嘆民生之日蹙上剖露良心一疏多所訛切為忌者所參歸里至二十一年復起考功管內察極意澄清不徇情面削籍而去泰昌起廢以郎中陟御寺陞總憲振一刷風紀益勵初心有再剖良心申明憲職諸疏貪味節義相砥厲微跡輔臣魏廣微之父子允貞與南星素以微外雖執尊稱內實快快因暗挑忠賢謂楊璉疏係南星改定例高攀龍論崔呈秀貪污異常常星復引祝大舟遣戍之例于是同惡交煽遂毒手一日在弘政門造通參璫與為南星頌言針砭遂御深恨會巡撫之推峻陳九疇劾選郎夏嘉遇璫捏旨責南星朋謀結黨竟逐南星與板龍首輔韓爌極言兩臣不宜輕去并擴而逐之至是張訥梁夢環追論其事遂致

二月去專錄二月卷十五哲皇帝







強弩之末。能貫七草。老成人。蓋可輕平哉。昔鬻熊年九十。周文王曰。老矣。熊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坐而策國事。尚少也。孟嘗謂楚丘春。秋高矣。丘曰。使拔距。投石。追車。赴馬。何暇見老。深謀遠慮。役精神而決。嫌疑。吾殆壯也。宗汝濂為判。磁州年已七十九。能止。康王之轍。獨勸進王。酒泣降劇盜六七十種。屢戰屢勝。使其不死。兩河可復。張德遠。虞彬。甫輩。不及也。觀三公而益。知老成之當重矣。

○刑部擬惠世揚重辟。以先帝賓天之日。與揚漣。左光斗。同惡相濟。造語垂簾。希功定策。致康妃母子踉蹌失所。先經黃克纘。賈繼春。論列罪狀甚明。及查串通汪文言。入王安直房。褻衣密謀。則離間親親。交通近侍。合擬重辟。從之。

世揚身受重刑。知不自免。惟求速死。乃天佑忠義之人。率脫之難。幸矣哉。

一時訣璫  
污善之疏  
閱之汙日  
故不其載

○直隸巡按梁夢環。誣叅諸臣。奉旨。何士晉。久依門戶。居官貪黷。程註附權。居間。賍私。狼藉。彼處撫案。照原叅數。目提問。追賍。解助大工。沈維炳。薰邪。害正。賣直沽名。着削籍。為民。程良籌。程註之子。除名。永不敘用。

高汝栻曰。逆璫竊柄。時報復之害。甚至父子兄弟。親戚朋友。橫加被累。如因程註及程良籌。因孫居相。及孫鼎相。因楊璉。及楊全通。因魏允。及魏光緒。因劉鐸。及劉垂室。因李應昇。及張捷。因周起元。及張廷拱。因張光前。及張雲鵬。因劉大受。及王心一。此類未可枚舉。其禍蔓連。牽愈廣。終令人莫可控揣。嗟。嗟。舍軍國之大計。而修同姪之小嫌。以有用之精神。而報無端之恩怨。國家何賴有此。臣子乎。

削科道。范鳳翥。姜習孔。孫紹沅。傳梅。吳鳴虞。籍為民。奴兵焚掠。右屯覺華島。議頤搬凍糧。惟當事者。苦脚價。



借小費而  
凍糧失策

奏處之艱。又奉有凍糧視緩急行之旨。刑部給事段國章上疏言明。旨所謂緩急者。必奴衆遠退。過河歸巢。姑從容以俟舟運之使。今奴扎營近地。宜不拘何項錢糧。暫挪為脚費。將露囤漕糧。急急搬移京倉。河開則水陸并運。水堅則陸路單運。事後或准并銷。或候抵補。蓋京師有糧。則京師有所恃。河路無糧。則奴酋無所因此。一舉而兩得。最要緊之着。料當事者。誼切急公。自有以辨此也。不報。○起張崔鳴。為南京工部尚書。仍加太子太保。○削禮科給事李恆茂籍。○賜寧德公主駙馬劉有福冠服。○西虜搶犯三山堡。趙率教禦之。殲其賊百餘。奪馬二百匹。追至高臺堡而止。○升李思誠為禮部尚書。董可威。工部尚書。畢自嚴。南京戶部尚書。○寧遠解圍。賊至覺華島。屠焚右屯。聚衆城中。拆倉舍。以焚。總兵楊麒。虜去不追。虜入不拒。殘破城堡。不塘報。上命削藉。于是經畧尚書高第。亦上疏求去。覺華島與右屯之糧。共七十萬。聽其燔燬。裝賣。楊麒既不救援。經畧亦似無用。科道交章。第不自安。乞去。上溫語慰留。祈以後效。

是時總督  
高第阻楊

高汝栻曰。奴犯寧遠。虜衆五六萬人。援兵並無一至。者。劉兵道楊總兵。要統兵出援。議講多時。挑選兵馬二千。已發出關。經畧一先撤回。豈畫地分守。不須披纓。抑兵將矯橫。勿聽節制。豈逆寧遠。自能堅壘。必不



是失策

議講停當而後出兵矣

上逆璫之功者不但

呈秀也吏部查邸報

稱功頌德疏共一百

八十一本夫頌德不

已必將勸進生祠不

已必且呼嵩

為困獸之抑閔兵不可支敵恐終為餒虎之投耶  
幸而寧城鎮遠焚擊有方而虜退耳萬一怯臨不支  
又為遼東之續誰執其咎至出援復又微回如以出  
閔為險不應委道臣去如以出閔為是不應回又收兵  
回總之義不容諉兵實難用不救不可救亦不可此  
議講所以多時也為經臣者將重言往事已怨益怨  
怨更不解將一味隱忍無罪伐罪  
實不甘心夫亦有所不得已矣

○起許弘綱為南京兵部尚書

工部右侍郎管監工程崔呈秀疏言東廠魏忠賢勤慎

急公清廉勵操以蠲年例彰朝廷節愛之仁免夙逋救

黎庶饑寒之苦一心為國百廢俱舉緝獲每著奇勲鼎

建更多勞績上嘉悅賜勅旌獎蔭弟侄一人都督銀

鈔羊酒彩段若干

按崔呈秀之通賢也自許秉彝始乘彝故石元雅掌  
家于呈秀為居停主因結忘年交點將錄同志錄天  
鑒錄皆秉彝傳進賢閱之而喜奉為聖書曰崔家愛  
我替我出氣報仇者此也勸賢封王一帖亦秉彝所  
傳天鑒錄凡三等首東林渠魁向高等三十餘人次  
東林者顧秉謙魏廣微等一百餘人次真心為國不附東  
林者顧秉謙魏廣微等十六人點將錄者托塔天王李三才也  
益陳宗契等十六人點將錄者托塔天王李三才也  
及時雨葉向高也浪子錢謙益也聖手書生文震孟  
也白面郎君鄭鄞也霹靂火惠世揚也大刀揚連也  
黑旋風魏大中智多星繆昌期也神机軍師顧大  
章也鼓上阜汪文言也凡一百八人及大工既開促  
膝款語有家人父子之誼焉  
不藉秉彝矣出逆奄傳

○以來宗道為南京禮部尚書時推錢象坤為正內以

象坤曾為言官論劾着冠帶閑住○造鹵簿大駕成部

擬加恩効勞各官武職田爾耕等文職董可威等銀幣



候轉升之日，加升有差，然不及內監，璫怒，控旨罰兵部司官俸三月，重責其吏書。

鹵簿之設為大祀天地時享太廟郊天萬壽聖節所御者也。其制有大輅、玉輅、大馬輦、小馬輦、香步輦、涼步輦、板輿、寶匣、屋廡、傘房、大常、旗執等件。是役也，濫冒者自工部尚書而下，以至工匠，不知幾何人矣。

○上朝日壇，文武百官于皇極門送。駕賜內閣等官，飭食盒、羊酒等物。○戊張慎言。

三月詔會官凌遲奸細武長春、李應誠等，即時處決。長春原係遼東武職，因嫖娼李鳳兒情密，遂以娶之後，在京日久，盤費告乏，因以鳳兒當與樂戶薛應奎，竟由寧遠回遼，時奴攻寧遠，袁崇煥閉防甚密，難以出城，遂同

如此冤獄真可痛哉  
忠賢控旨自謂赤心為國盡力  
籌邊前此屢著奇勲  
今又潛消大釁不煩  
亡失遺族

之費可比  
斬將塞旗之功何踳  
詭迺爾

斯時正人君子  
羅我竄殺殆盡  
回想光景朝衣冠而暮楚囚  
酸盡路人之鼻尸  
流蛆而血化碧  
慘傷忠義之心  
則崔魏之肉其可食  
而其皮可寢即

亂民進山海，復遇相知，贈以二百金，因往薛家，回贖鳳兒。彼此相爭，誣以為叛賊李永芳之壻，長春懼逃，出京東廠希功，遂擒以為奸，細磔之。○下前御史周宗建于北鎮撫司獄，宗建入臺，即劾客氏，客晚魏而嘆，旁有聞者，拍手舞，謂生富貴，乃在此。謀中之傳，旨杖八十。既而免，巡視光祿，復與司禮王體乾為難，論票廷杖，然卒不杖。壬戌秋，京師久旱，聖上祈禱，忽而雨，繼以雹，人以聖德格天，稱賀。宗建獨謂雨後大雹，殊屬災異，因疏魏忠賢，目不識一丁，豈復能諳其大義，耳目頻笑之。際漸與相親，宮庭禮法之事，漸以相告等語，忠賢大恨。



時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奉吏部咨文將宗建事款逐一研勘寬無實勉坐修造書院俸薪公費等千金永稱嚴旨也清苦之官何以堪此

于文華殿徹講之時，狺狺詈罵，摘一丁不議兩語，囂詬辯之。狂走號奔，願乞為僧，以鼻言者，狼聲直達。御聽初擬杖，葉向高婉解之。三擬杖而三免。最後與郭鞏訂奏，復侵忠賢。是時猶幸福清諸臣在事，止于奪俸。及其按楚，又劾馮銓之父馮盛明。銓甚恨焉。曹欽程乃銓之私人，亦璫之義子，誣以無影之事，遂至詔獄。許顯純訊問時，筆楚較眾更毒。宗建偃臥不能出聲。前朝下獄縉紳尚以優待。至此顯純坐鎮撫堂，張拳睜眼以犬豕罵之，曰：「此時尚能說考爺不識一丁否？」大獄既成，御史王心一詣朝房以公義責銓，欲其開釋。銓聲色俱厲曰：「宗

建不空言郭鞏通內，心一含淚而出。璫命釘以鐵釘，不死復令着綿衣，而以沸湯澆之。頃刻皮膚捲爛，赤肉溝身。婉轉兩日而死。追贓數千，一貧如洗。府縣為其立簿募緣，未了其半。新主龍飛，洞察其寃，一體蠲坐贓，仍給五百，以昭憫卹。贈太僕寺卿，廕子庭祚入監讀書。

高汝拭曰：人臣立朝，患無肝胆耳。畏首畏尾，身無餘几。惟稟赤心為獻替，不惑于是非，成敗得失之數者。廼真豪傑也。宗建腸熱而氣勁，其所建白，定是非，明賞罰，折權奸，直心而言，不顧世眼。肝胆何如？其言曰：王聖弄權，宋娥專寵，令莛蠱聰，朝恩來叛，童貫招夷，逆振逆瑾，取鑿弗遠，其詞危矣。無以中人參決疆場之事，無以腐豎品騰文武之才，其旨凜矣。權璫貿易，報復于言官，言官乞聲勢于中貴，其言痛矣。以危詞闡凜旨，以凜旨發痛詞，魏父客母之日，誰其容之耶？宗建居常，又言七尺可輕，今果輕七尺也。七尺輕而



名重如山。誰謂七尺之徒。輕也。乎哉。諒非無肝胆者。不能辨此。

三月朶顏等衛夷人炒朶兒進貢朝鮮陪臣全堤等慶賀。○經畧高第以病免從之。○中后所灾

火燒燬倉糧火藥器械若干命嚴究失事之人

○以內監劉應坤鎮守山海關陶文紀用鎮守山海左右提督忠勇營孫茂林武俊王蒞朝分守中軍俱住扎于山海軍中戰守一應事務命與文武將吏計議而行清查糧餉器械馬匹遇聲息緩急進止機宜務宜據實直寫密封不時星馳走報

時聖諭數百言內有永樂宣德正統以來節次設立鎮守分守等官後因有司朦朧奏革至千神祖

末年全遜臨沒恢復何時始知祖宗朝設立鎮守內臣原非無意未裁之先邊倣雖頻而金甌無失既革之後虜騎未至全鎮胥淪由此觀之孰得孰失等語又白歷選前代以至本朝內臣戡亂討賊立功絕域者不可勝紀噫誰為草此詔者真可咲也

○封魏良卿肅寧伯給四代誥命養贍地土七百頃

案忠賢初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提督寶和店三年掌東廠前後温旨無美獎勅約百道閣臣撰勅全學阿購九錫丈体見者咋舌先是掌司禮秉筆非公事不得出体乾選奶口寅出申入不過宿即二年賢未敢遠出至四年役外庭羽翼遂至琉璃河涿州等處招遙畿輔以恣馳逐每先期治儲待于停驂所在數千百騎絡繹不絕民户焚香頂禮又以輿夫運駕四馬輿青蓋羽幢環遮夾擁疾于飛鳥凡御前急要章疏永貞等遣急足馳白即百里外一日常再往返也每日常銀臺到本分閱者王体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徐文輔凡閑切者鈐以寸紙又控一脚甲重痕為識永貞等以次朗誦而体乾為之註脚馬閣票封本



亦如之儼然天帝矣即伯爵之封亦其借途豈甘心于此哉出逆掩傳

○詔撤御前帑銀四十萬莽衣膝欄二百疋神廟

昭妃中宮皇貴妃皇子及諸王公主司禮監等官銀六

十萬并軍前火器砲銃弓箭等即令劉應坤賫發關外

賞軍應用○大學士顧秉謙等揭請收回鎮守成命

諭曰昨遣內官出原以清查糧餉軍馬綜核防守無非

法成祖以來曾有之例且使恢復封疆之大計卿等

既以議妥擬諭施行今何得以外廷羣小之言輒又阻

疑

唐以一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以討安慶緒敗亡遺虞况李郭為撫尤不免兵潰于相州今六中臣竝出禦

將吏之肘隳任事之心其有不敗者乎

陞徐大化工部左侍郎督理大工

按揚連等六人初借移宮為案後伏改為封疆夫移宮但屬揚左耳與碩大章等无與也封疆但用朝瑞

荐廷弼而碩大章與揚維垣相疏辨揚左四人又无與也忠賢既歿報二十四罪之恨魏廣微又欲修糾

論失儀之仇以封疆串入移宮此誰之主張黃正賓曰魏廣微發蹤而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浙人冒藉

京師以三次考察部郎不三年驟躡尚書始以熊廷弼媚璫見親乃逢其惡某宜戍某宜追某宜削奪一

一教猱肆其毒手又寅緣督理大工日受忠賢色笑成尅工良無算最後私受銅商原賄那借錢糧二十

萬崔呈秀惡其專利始力誡於忠賢奉令開佳大化以此觸逆與表侄揚維垣密謀首恭呈秀以為當身

轉局之地新主登極大化始擬大僻訖○四月命迨前左諭德繆昌期下鎮撫司獄昌期自湖

旨曰既以議妥擬議施行可見閣中與內監通同商設想時惟有唯此揭以掩衆人耳目耳



廣典試策語侵璫璫已心銜恨矣及揚漣草二十四罪  
疏成昌期為之改竄心愈恨之猶以其文冠當代陰收  
人望遂轉其春坊璫營坎于玉泉山碑石崢嶸情所知  
說昌期曰魏公生墓告成規模雄峙非榮也必得如椽  
一言可垂千秋矣昌期嗔目而言曰吾生平耻為諛墓  
豈肯為璫順指耶客曰身履虎尾不畏其啗耶壽寧事  
可鑒也昌期大恚叱曰壽寧曾困李獻吉今日壽寧安  
在璫聞大怒至是組為邪黨竄入織造李實疏中與周  
順昌等同詔獄為許顯純斃于獄底後贈詹事府正詹  
事錄一子入監讀書○以劉詔為右僉都御史巡撫薊

諸臣大臣  
俱陪內臣  
呈秀粹而  
文煥鼓之  
小人從風  
響應如此

遼○削刑科給事周洪謨籍為民罷翰林學士成基命  
冠帶閑住○廣東道御史劉徽稱魏忠賢緝奸除暴節  
用惠商剔盜儲之積習以清庾府擒逆賊之細作以消  
禍源等語上嘉悅攸詔答之○改南京兵科給事袁  
玉佩為兵科給事中時刑部尚書徐兆魁疏荐其才可  
授北科或加少卿銜尚任監軍與崇煥從長計畫○御  
史倪文煥疏諸臣者百姓之倡也大臣者小臣之倡也  
內臣者外臣之倡也今閣臣顧秉謙等捐助以千計廠  
臣魏忠賢等捐助以萬計誰非臣子誰不可以忠義相  
鼓動大臣如此小臣其曷敢自愛內臣如此外臣其曷



正人指邪  
人為邪正  
人為邪何  
從分別然  
顧厨俊及  
朔維蜀諸  
派傳之史  
冊究竟不  
得目為邪  
人獨致日  
馬清流之  
村深可痛  
哭年來受  
其名曰門  
戶曰東林  
以致禁逐  
死徒傷盡  
元氣則克  
村又倍于

宋唐矣

礼部收郵  
疏曰順昌  
表彰無慚  
心曲簡特  
亦是歸全

敢自愛諸臣如此小民又曷不慕義自勉攸  
旨答之  
○御史牟志夔奏張問達東林邪黨宜提究追贓上  
以既經削奪所奏准豁姑着捐貲十萬以助軍典  
上命工部右侍郎崔呈秀將神祖朝妖書並封之國  
三事宣付史館列其大槩本末于要典之端○封西洋  
砲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遣官致祭○魏良鄉  
請第宅朝房工部議照李成梁例給庫銀一萬九千兩  
為第宅之價以武清伯西朝房改付從之○以孫杰為  
協理工程工部侍郎崔呈秀為工部左侍郎兼左僉都  
御史○大學士丁紹軾卒迨前吏部主事周順昌錦

衣衛差官張應龍等激變地方擠傷旗尉隨從李國柱  
身以舊例一犯官一駕帖每一帖則官旗二人錦衣衛  
千戶張應龍文之豹其奉命者也而偽從五十餘人假  
其虎威沿途索詐傲慢凌虐殆不可言周順昌居鄉清  
謹吳人素為愛重一旦被逮大拂民心比其間讀益在  
三月十八先期沿途士民傳香盟眾欲以訴冤于撫院  
及閒讀間擁擠入堂左右未免阻叱士民疾聲大呼曰  
爾太監何以擅自拏官也假捏之旨安得妄行官旗挪  
揄之人心當憤激之時復又遭官旂之叱恚堂下喧呼  
勢若轟雷官旂把捉不定欲趨避之眾遂攘臂擁擠隨



從李國柱受傷越二日而身斃當其鼓噪也昌乃鞠躬謝衆云原係不肖致干聖怒與若輩何涉倘有所捐愈甚我之罪也衆方帖然尤遠護不散撫按許出疏保留無煩爾衆竊閱衆意稍解隨送昌順于別署安輯而散適胥門外又有北來往浙者至郵傳與駟子爭競以屠夫又以賣肉被奪兩相搏毆許爾成偏袒一呼顏佩韋等嚮應叢以有司擁護始得出境然失散駕帖抵闕無憑照驗浙人竟閉門不納而去當事者不罪緹騎之激變而反責蘇民發大難之端竟置顏佩韋五人于法。水酉苗老虎阿引等殺歿奢寅來降隨獲逆賊遺首以

獻苗老虎隨侍奢寅有年看巴乃寅騎引馬之奴李老松乃寅看茶之奴與寅同居聶舌坭上寅妻在篲林山上相去二三里奢崇明住克仲坭相距三百餘里寅子阿甫年七歲一女嫁芒部時水酉約二月三路興兵一攻南雲一攻遵義奢寅專攻永寧寅素性兇淫附近夷人妻女見有姿色者強奸之富于財者強索其鏹不遂即打以此部下多往鎮雄芒部逃生其手下夷人阿引等自有外心與總兵李惟新軟血其圖大事阿引復被寅責因勾合苗老虎拍登李明山議事適奢寅與都督樊虎等飲酒深醉歌畢登牀而睡老虎佯與寅益絮見



寅睡方甦持刀斫其鼻寅大呼李明山伏助斫身死陽  
出明山刀折偽總兵等闖入而苗老虎等驚走竟往箐  
中拏寅妻妻已聞變逃矣斯時賊黨追趕苗老虎等甚  
窘至一碗水值官兵接着投降總兵李惟新因率兵同  
往聶舌尋取寅尸一半燬焚一半埋于克仲堤趙七等  
私掘藏于寨中至是投獻云

中國長技火器稱最往賊寅之攻圍城都駕旱舡一  
隻高距其上俯窺城中合抱之柱四寸之板制堅而  
巧暗中用牛二百隻拖拽距城二十餘丈此用大銃  
并七銷砲十三架更番擊之盡裂賊遂氣阻不敢逼  
近城垣此七銷砲需石大小若干用之無不中凡戰  
車雲梯挨牌鉤鎗俱能擊碎此勝筭防禦之一資也  
詔究問錦衣百戶王道行需索激變併勅蘓州等處

禮部攸卹 疏曰攀龍 忠維報國 智足辦奸 以蹇諤之 身當貪逆 方張之焰 煬灶薰天 處辦從容 于止水亭 緹騎動地 來祇憑吊 于汨羅澤 即崔魏之 党亦曰高 攀龍有請 勘崔呈秀 追贖之疏 嬰禍之酷

地方官密拏首惡以正國法○左都御史高攀龍卒迨  
其子世儒究問洩漏根因時有旨扭解攀龍官旂未至  
龍即溺于園池身故上以預先知覺乃行自盡誰人  
漏泄故迨其子也攀龍之殺機種于崔呈秀呈秀按鹽  
淮南有狼藉聲攀龍發其罪欲按律遣戍卒為內魏所  
持竟得復職遂以肆其辣手龍生平抗直忠義自命及  
削籍家居杜門著書聞緹騎至焚香沐浴于繕遺疏封  
固以授其子曰事急方啟之乃給家人曰汝輩各自寢  
息勿得驚恐諒無大禍我欲獨臥一室熟思良策明早  
自有處分耳夜半密起整衣冠望闕叩頭自投于園池



無如此臣  
然以總憲  
考察四道  
御史揚清  
激濁固其  
職掌也其  
人品諍諍  
可知

順昌人傑  
也觸奸混  
是剛腸至  
死終无繞  
指

祖文義友

御史吳煥  
曰立國之

次早世儒密暱寂無人聲啟戶視之惟空牀與孤燈耳。留詩一律寓意知没于汨羅亟走池中出尸隨報有司。親臨相視因以遺疏附呈疏曰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復 皇上崇禎元年。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憲世儒廕入國子監讀書。高汝拭日說者謂攀龍絕惡太峻非容人者所以及。於難昔 宜宗時顧佐為御史大夫懲貪汙御史數。十員臺中股栗天下最不能容人者莫顧公若也而。蕩滌穢風卒贊宣宗之治彼遭其幸此遭其不幸耳。救世之道用賢去蠹而已用賢必用賢之尤去蠹必。去蠹之巨墳攀龍弗進留貪汙御史弗黜顧托言執。中用中耶恐時中不若是矣。於是不能不為世道之一慨

○以寧遠大捷加恩元輔顧秉謙等并東廠太監魏忠賢劉應坤王體乾等官級恩廕銀幣有差○迨周順昌至京下鎮撫司獄追贓先是詔使至郡檄縣官自請主名時邑令陳文瑞昌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牀而勸昌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意中事爾毋效楚囚泣其夫人吳氏知之號泣昏絕者再昌神色自如意氣浩然其友朱祖文曰范司隸屬子數語千載酸鼻君獨恣然耶昌曰毋事亂人懷也收束書帙毅然登車祖文陰隨之以往斯時合郡士民憤懣不平攘臂官旂欲出順昌于難昌鞠躬求衆以解越四日夜半寂無人知隨緹騎



維廉耻為東揚連周宗建等皆碎骨裂膚順昌拔舌敲牙為不絕口而死生氣凜凜為臣死忠之義尚留此一綫于宇宙耳

朔庚戌十年來爭准撫爭內察是一局士戊教年來爭三按爭能廷弼爭請李是一

輕舸而去。及下獄顯純極刑。垂楚拷比更嚴。一擊下則一呼。聖祖列宗隨嚙指。睜日厲聲。以罵罵不絕口。忠賢恨甚。誣以二萬餘贓。尸出穴時。無寸絲掩骼。止見頭顱髮鬚。英氣凜凜逼人耳。祖文隨之。往晝伏夜行。潛達京師。冀得一當。以脫昌于虎口。志卒不遂。亦鬱鬱抱憤卒。新主褒忠。命從攸卹。部議贈太常寺卿。謚忠介。元光魏忠賢。崔呈秀。許顯純。倪文煥。曹欽程。伏誅。李實遣戍。

高汝拭曰。間順昌行時。人謂之日公不幸遭清流之禍。忠良無全者。矧變因公起。恐徒自苦。昌嘆曰。以我一貽禍。桑梓以且目不瞑。豈不知自我然。昌小臣也。豈得引高公不辱之義乎。今赴都必以死。則新

高皇帝速。勉元光以清君側之惡。公等他日為我作忠臣傳可耳。近江都傳言倪文煥家白日見昌冠服坐堂中。旁有五人皆武裝侍左右。煥家大怖。越數日而文煥詔獄矣。至忠賢山張儀門時。見揚連諸公。恍惚前後。豈精英未散耶。抑冤仇報復之不爽耶。灌將軍忠孝著。西漢而不忘。武安矧忠賢。文煥愆罪過。武安昌等不過陰為國家除賊耳。真神照耀古今。豈虛言哉。

命鎮撫司追究官旂。毛文明等需索。楊連程儀等頃二千二百。王道行等需索。周宗建。繆昌期等一千四百。兩有奇。工料給事。虞廷陞疏言。我皇上睿覽獨裁。特簡史臣。考訂三案。彙集成書。條酌閣擬。命日三朝要典。灼見羣喙之煩。蕪道之曰。要更痛懲。臆見之挫。惑核之曰。典要典集。而君臣父子之倫。貞邪功過之案。詞嚴



局甲子乙  
丑以後爭  
門戶而立  
門戶者敗  
攻門戶者  
亦敗又是  
一局時事  
屢變深可  
嘆惋

義正昭昭日星適乃相傳有所謂天鑒錄外有點將錄  
初終錄同心錄石碣錄偽鑒錄等本不一而是伏乞嚴  
禁盡令毀絕以培植正人護持元氣從之。○以王之臣  
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遼薊改經畧為督師  
乃自此始。○成御史方震孺復以李承恩事下刑部擬  
定斬罪。○以寧遠奏捷加袁崇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蔭于世襲錦衣衛正千戶總兵滿柱趙率教等  
左都督與都督僉事有差。○平遼總兵毛文龍奏活擒  
真夷二十九名并馬騾夷器盔甲等物上疑其非真正  
渠魁着登萊巡撫審明處治不得濫殺無辜

蘇遼總督疏奴酋夾河一帶欲圖謀犯想其見覺華島  
之勝美而欲來乞令總兵毛文龍統舟師屯水塞蓋州  
奪以嚴防守報可

寧遠之役奴擁眾入犯而終有內  
顧之慮者殆文龍牽制之力歟

○贈劉光復太常寺卿蔭一子入監讀書。○命清查  
京營兵馬盡數歸伍有仍前隱占者指名奏叅

時地方失盜查補營額軍一萬止五千應役營  
馬盡各乘坐至是巡視科道查叅奉旨清還

削太僕寺少卿史弼籍。○大理寺寺正許志吉疏劾  
御史張繼孟命削籍着南京法司提問追贓。○吏部  
以積勲司缺郎中推員外李自春突旨削籍為民



高汝拭曰此時削奪皆好修之士悉以門戶處之故  
成有被論者有推升者有無故面倏出中旨者而  
士夫僉士一時躋顯要以操生殺予奪之權何怪乎  
芝蘭剪而荆棘叢哉君子觀于人才進退之際可以  
識世運之盛衰矣

迨御史李應昇至京下鎮撫司獄究問追贓應昇初

禮部攸卹  
疏曰昌言  
可泣鬼神  
一死不忘  
君父

入臺即有海內民窮已甚東省亂形可虞一疏以責東

撫次有公論久已誅心大臣不宜掩耳一疏以責南臺

甲子正月又有撫時直發狂愚觸事略商補救一疏以

陳三患三病而歸于明賞罰三月又有縷析民情仰動

天心一疏以陳十害三反而歸于恤畿民先是欲上交

通内外一疏以劾忠賢會楊漣疏上遂易稿以奏有大

奮乾綱直加斥逐一疏以感悟聖心于是忠賢切齒嗣

後救萬璟有疏劾廣微有疏廣微見疏棄擲于地不食

者二日欲廷杖之讀至異日何以見廼父于地下一段

氣歎廼已方駕帖之至也昇獨立門側佇望使來一無

他顧惟慰父母云兒此去或徼君恩得以生還慎勿憂

念縣尹至門奮身就道登舟作賦倚馬吟詩毫無悲愁

悒鬱之色臨危手書誠子讀之一字一淚聞者傷心焉

歿于本年八月某日上憫外事諸臣贈太僕寺卿廕

一子入監讀書

高汝拭曰應昇諸疏慷慨激切言言膾炙字字憂危  
實語語而誠也所論者非三事大臣即左右近習故



此揭最有  
益于諸罪  
人第恐發  
抄者如是  
在逆當前  
未免加功  
耳

余有詩以予之曰不挽弱弓驅燕雀獨操巨斧過戈  
才言雖俚而實確應昇亦有詩曰白雲渺渺迷歸夢  
春州萋萋泣路歧寄與兒曹焚筆硯好將犂  
犢聽黃鸝雖言外有憤可謂怨而不怒矣

○內閣揭奏繆昌期周宗建周順昌李應昇送鎮撫司  
竊惟國家設刑部而又有都察院大理寺無非欲其詳  
刑明罰以昭公道以服人心也今諸人誠有罪矣然不  
無輕重一槩送鎮撫司拷訊榜掠之下何求不得身非  
木石豈能久延故有甘自誣服以少緩須臾死者矣亦  
有情未輸吐而身已就斃者然罪狀未明輕重失等非  
法之平也不聽○戍毛士龍削夏嘉遇姜志禮王心一  
劉大受等籍○安邦彥率兵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總

兵魯欽禦之賊勢甚銳漸逼營壘麻姑孫官堡被燒劫  
各兵逃散

五月王恭廠火藥為灾火驟發沿近屋舍因而象房震  
倒羣象驚逸出不可控制宮中獸頭冲下打以內官兩  
員火烟燭天不可撲滅下詔修省

火藥原係制勝神器最為嚴戒星火未嘗入門忽然  
焰起相傳奴遣奸細十人至京潛置內應耳前年演  
象所火藥大發吃為異變今隔城三四  
里遭燬十百家其異更不可勝言矣

改御用監外西廠房為安民廠王恭廠之焚也其初  
聲若轟雷山裂管廠太監震倒半响餘監皆焚以止存  
吳二等數人問其初發旋風一道內有火光致滿廠藥



皇明通志卷之二十一  
三朝卷一  
二十  
鐔盡發內夥三十五人燒灰火藥數萬斤俱盡。大可異者。神前大樹盡拔。而無焚燎之迹。藥樓甚高。平陷數坑。約潤十三步。深二丈。庫中軍器。盛甲火箭如故。第沉埋于地耳。震倒民房一萬九百餘間。人民壓灰者五萬七千餘人。被磚石伏掩者。又不計其數。茲因工程煩費。難以修造。因以廠房三所。其計二百餘間。頓安神器。錢糧等項。○崔呈秀奏言。工費無厝。將在京尚書以下。在外州縣正官以上。及捐俸薪一年。其公侯駙馬伯五府升。俸都督等官。翰林院史館等。并在外首領佐貳免捐。從之。○河南道御史王法等奏言。天心仁愛。變不虛生。

此亦有意  
以為言者  
也

茲者火焰震厲。掃焚數里。伏壓數千命。皇上克謹天戒。體上天好生之心。凡大小獄情。一付法司推問。如律不得已而灰之。使灰者心肯。又曰。合計海內人心。隱隱尚多鬱象。鬱而火伏焉。鬱而明陽搏擊焉。鬱而颶舉勃發焉。此震恐之天變。不可不垂意也。不報。○總兵張雲鵬與安邦彥戰于趙官堡。大戰二日。小戰二日。所殺無數。水內水外之賊奔逃潰歸。道路復通。復斬河沙霸之。羅鬼白納一帶之夷。盡為奪氣。○革經畧遼東樞臣高第。蟒玉。○削歐陽暉為民知府。劉鐸復職。鐸與僧人本福同鄉。僧欲借名縉紳。以題詩扇。鐸不長于詩。乃倩暉



題之而識以己之姓名圖書然僧貌寢陋形復不揚異言異服為殿中緝事所擒疏聞下鎮撫司訊問福招與鐸往來有詩三首相贈時鐸已赴任揚州矣其黨閱詩謂多訕刺譏切朝廷因迨鐸至與僧面質鐸言歐陽暉所作復迨暉至而暉即承之因削暉籍而復鐸之職○朝天宮三殿兩廊災共焚房一百三十二間○兵部尚書王永光奏皇上者天所鍾愛而不忍加怒者也乃一怒而地震如雷萬象傾覆再怒而祝融為虐朝天宮付之烈焰矣以四方輻輳之地半屬兵墟以千官呼祝之壇盡為灰燼即行路盡為惋惜况臣子能不痛心因

思水旱盜賊之變猶待章疏奏聞即日月薄蝕星辰逆行亦須太史之占候茲獨謫告于都城之內迭徵于旬日之間甚至雨澤未沛水雹隨之求戾之象皇上亦既耳聞目擊悚惕不寧矣乃諸臣條上封事自停刑罷稅之外率未能思免何項寬卹何人槩以知道了三字應之夫委之不知尤俟有悔悟之日知而不改何時是蘇息之期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敢為皇上與諸臣交誦之疏入旨以危言激聒明是要君責之○周順昌周宗建先後並卒于獄○忠義夫人卒上命通官賞香帛往復給祭七壇綵段十二表裏布百疋以示枚



卹忠義者始封順義王親孫把漢那吉之嫡妻于隆慶  
四年夫妻慕義投服中國俺達執叛贖還進表納款邊  
塞寧謐五十餘年厥功首十夫人且歷年約束諸酋勤  
修貢市款市之堅大有力馬弟卜石兔貪淫狡縱每睥  
睨而思併吞之忠義之孫曰工部習令尚在勿齡東西  
兩哨悉皆稚子部臣上其事謂宜加攸卹聯絡遺孽以  
堅恭順之念命照忠順之例予以褒卹云○總兵趙率  
教滿桂兩鎮不和奉旨撤滿桂回京既而督師王之  
臣與巡撫袁崇煥又各疏求去上命九卿科道議之  
六月皇子薨謚為獻懷太子○削刑部侍郎沈演籍

又興一大  
獄矣寬哉

京師地震時轟然有聲屋宇搖動滿城皆然○京師  
大雨西山橫水驟發城山水深六尺新舊屋舍傾倒不  
計其數壓斃者甚衆蘆溝橋人家被水衝去良鄉城俱  
傾勢若江河尸橫遍野直至涿州而止下詔賑恤命  
錦衣衛迨吳君實吳養春程夢庚等解京究問吳養春  
與吳養澤胞弟兄也始爭產搆訟以黃山事跡告縣其  
時歛令張濤詳請按臺駱駁曾勘明題奏追沒黃山一  
半入官率留中不下益神祖藏富于民不欲沒民以  
開言利之端耳自養澤以其僕吳榮吞主產蒸主妾從  
前搆讐皆由之是以春恨之深置于辟榮倖脫入京首



要典一書  
崇禎元年  
編修倪元  
璐嘗請毀  
扶孫之辯  
疏與閣方  
爭不可若  
至破涕以  
道御史吳  
玉曰忠賢  
以要典一  
言殺盡天  
下幾許名  
賢之辯不  
簡以泣諫  
乃哭要典

之燬乎非  
哭要典哭  
忠賢耳

發養春隱歎黃山蓋黃山雖有二千四百畝然在縣西  
北角懸崖峭壁草木不生上下泥石相兼不可耕種而  
逆璫艷為奇貨希旨列爵因迨養春父子併程夢庚等  
其捧檄緹騎即前被忝之王蒞民也一村落間欽犯八  
名立刻就迨百姓震驚幾釀不測後懸坐吳養春藏六  
十餘萬程夢庚賦十三萬六千兩山場木植銀三十餘  
萬兩着工部差官公同撫按估計變價山場地其二十  
四百餘畝盡歸朝廷。三朝要典成史官進呈 聖覽  
軍 命公同內外官員送皇史宬收藏

閏六月二十一日子夜從西北起火大雷霹靂一聲紅

光一塊落于中府東塚舊草頂上隨即火起時值大雨  
火勢更張紅光遍撤移時不息。大學士馮銓予告回  
籍 罷刑部尚書徐紹魁御史溫國奇復提劉鐸下鎮  
撫司獄方鐸下獄之時李承恩方震孺俱在獄中三人  
朝夕談吐意氣相得李承恩者逆璫所緝誣以擅用龍  
袍擬斬震孺則誣以案遠無狀擬戍未遣者也承恩當  
熱審之期意冀申冤免震孺闕說震孺難之議遂寢而  
謀之鐸鐸未有以應也會鐸事白出獄將之任遇承恩  
之子李端傳父命復申前請鐸遂與枉同年溫國奇轉  
懇尚書徐紹魁開釋其罪以家藏金葉二扇及光東玉



高皇帝常與詹徽論曰論獄須原情不可深入凡有論決必再三詳問覆奏而行益出入係生死之關雖明允猶存欽卹之意自逆璫弄權殺人為戮公案不經法司之法判大辟半出厥衛之証承或按法已盡

帝一條為謝舊例出入必罪全憑堂案低昂而刑部廣東司書辨吏大仁者正承行其事承恩邀之入獄以五十金為壽求其周旋大仁允而納其銀歸至中途事機不密遂為東廠所獲訊出承恩闕說事連及鐸復下之獄鐸此時貲斧已竭命僕劉富至家取銀及富囊銀而來為假番蕭三所獲分其銀之半而三釋之不意蕭三又為真番孫守貴所獲捕送都督張體乾蓋解假番非解劉富也而體乾心知忠賢素恨鐸欲以取媚併追劉富文飾虛詞謂鐸憤廠臣之發其事也因與假官曾雲龍同謀倩道士方景陽咀咒廠臣等情璫聞大怒即刻

故深文以重其事或引例可原反借律以重其辟無贓無証弄假成真擬成擬徒放生者為打死者劉鐸方震孺之獄甚可悲也

刑部攸卹疏曰加以語言文字之罪何忝綱常節義之身西市塔閣長安令谷應選迨景陽至榜掠數百景陽不勝痛苦一一証服然景陽實不識鐸面鐸于西造時亦不曾與景陽面質脫空羅織下部定罪部始擬成既擬絞忠賢控旨使從重再擬是時景陽已斃于獄而刑部尚書薛貞畏璫如虎承順風旨竟擬斬決不待時疏上報可方貞再審鐸當堂質辯貞曰當今之時只管自己功名那管他人性命鐸曰一時功名有恨千秋清議難逃貞大恨之朴之二十于八月二十八日詔斬于西市并戮景陽之屍劉富曾雲龍皆絞殺焉因賞體乾緝捕之功陞都督同知谷應選忝將天啟七年今上登極亦戮體乾絞殺



心動又曰  
劉鐸兩造  
備嘗毒痛  
一旦身首  
橫分尤極  
冤極若者  
也論例該  
祭一壇仍  
請特思加  
等

黃尊素忤  
璫誓不俱  
生輸思何  
辨一死此  
札部攸郵  
疏詔也足

証其人矣

嗣後遍地  
璫祠動費  
數萬取百  
取千祇薄  
泥沙之用  
築怨築愁  
爭承尸祝  
之歎

谷應選并斬薛貞以低償贈鐸太僕寺少卿

高汝拭曰詩辨即真不過語言文字罪耳何至詔獄  
詔獄矣而審非其筆旨復原官可以去矣居間  
說何為也烏得無罪獨怪司刑者讀聖賢書為天子  
執法臣不能以去就爭而殺人媚人耶夫殺人何事  
咀呪何律豈有不與兩造而質祇以一紙莫須有  
不更之案者忠賢設俎而貞益之薪忠賢慄而貞  
授之柄是何忍也聞其受戮西市白日藏光黑雲罩  
地長安無不恠泣冤苦孰過于是嘗讀御史陳朝輔  
疏忠賢用逞愛憎授意私人斃于圜上者無恨而最  
恠者無如劉鐸一案即果咀呪亦屬公惡况無此事  
耶祖尊賢敬士如天大德為  
若輩蕩蝕几盡噫知言哉知言哉

○浙江巡按解黃尊素到下鎮撫司獄○十首挾賞虜  
首十兒罵同母麻子率眾執舊帖文索賞四百二十  
餘兩邊吏詰責首辨桀逞竟欲猖獗憤怒而去○逆首

掩襲抄化部落殺其名王盡掠其牛馬故避難來歸督

師王之臣詳審真確歸來漢人度地安插其夷眾老弱

部落善為慰候事定仍歸虜營○吏部尚書王紹徽予

告回藉以周應秋代之升房壯麗為左都御史薛貞刑

部尚書馮嘉會仍以兵部尚書回部管事○上降勅

旌獎東廠魏忠賢撲滅雷火之功從尚書薛貞之請也

浙江巡撫潘汝楨請俯順輿情鼎建廠臣祠宇賜額

以垂不朽從之時潘疏先至而巡按劉之待疏遲到一

日璫怒遂例推而削奪之

禮科問可選日二三年來獻媚建祠幾半海內除臺  
臣寧光先所劾外尚有創言建祠者李蕃也其天津

月去專錄  
二月  
哲皇帝



河間真定等處倡率士民劇金建祠上梁迎像行五  
拜禮呼九千歲官中真不知有君父矣創建兩祠者  
李精白也其迎忠賢像旗幟上對聯有云至神至聖  
中乾坤而立極多福多壽同日月以嘗明若乃毛一  
鷺之建祠應天姚宗文張翼明建祠于湖廣大同朱  
蒙童建祠于延綏琉璃瓦劉詔薊州建祠用免旋金  
像吳淳夫臨清祠毀民房萬餘間河南建祠毀民房  
一萬七千餘間江西建祠毀先賢澹臺滅明之祠諸  
如此輩不可勝紀上得罪于名教下  
播惡于生民皆汝楨之疏作之俑也

秋七月靈雨為灾邊城倒塌巡撫袁崇煥奏聞 上命

加意設法料理○擇次年二月初三日信王行親迎禮

韓三原俱輔臣韓爌受其贓銀二千六百兩鎮撫司

以聞 上命行本處撫按追解速完

刑知府顏容暄藉先是益運司解貯庫銀兩係內監

劉文曜所解而容暄從操臣胡東漸之說乃自謂解旨  
以抗違阻撓稽緩悞事削之○詔以禮部左侍郎施鳳

來張瑞雷詹事李國楮各升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俱

入內閣同首輔顧秉謙等辦事○詔刑部擬犯人徐自

強罪并責皇親張國紀不得濫用匪人宜恪遵禮義以

府丞劉志選希璫意劾之也○登州衛所西北角樓于

本月十六日五更守宿人見紅雲一塊自西南起直至

北樓內有聲如雷頃刻焚烈壓死守宿軍士積貯火藥

蕩然一空巡撫李嵩聞其事于朝○削太僕寺卿倪思

輝翰林學士錢龍錫光祿卿徐如珂南京兵部右侍郎



御史鄧美  
疏曰逆瑄  
餘孽崔呈  
秀等漸次  
處分長安  
庸賈無不  
舉手加額  
賀曰今日  
魏家官兒  
已去盡世  
界直太平  
矣則呈秀  
等跡八座  
列官保此  
皆魏家官  
兒也

朱欽相藉為民太僕寺卿願造冠帶閑住○遼撫袁崇  
煥請于寧遠另設餉司而管關外糧餉因舉主事孫止  
孝往充其任至海陸等所盡行裁革一應支費克餉司  
之用從之并命翰林撰勅禮部鑄造關防差滿一年回  
部攸叙○以郭允厚為戶部尚書蘓茂相以戶部尚書  
總督倉場郭尚友以戶部侍郎總督漕運崔呈秀升工  
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孫杰升兵部添設左侍郎督察  
天下兵部尚書王永光戶部尚書李起元各予告馳驛  
回籍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十五終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十六

西湖 高汝栻 輯

高鼎燬 正

丙寅天啟六年九月巡撫袁崇煥奏曰千里饋糧士有  
飢色進則因糧于敵退則寓兵于農兵家正法故勢在  
必更屯為急而圖屯又以預為急請減運折價解至寧  
遠預買牛買具以備屯種又曰賊圍寧遠時職謝絕援  
兵示諸臣以必死令其念之不得轉又飲奕以安之嚴  
令以絕之至對敵時擡銀數鞘開而置之城上曰用  
命者與之一元寶擇奮勇者賞之賞不必遍而人人莫

軍中不過  
賞罰嚴明  
如此激功  
真足得士  
死力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一  
得此賞無不用命者職之屯亦即此意通之耳。○周起元卒于獄。○以李思誠為禮部尚書。○贈貴州死難道臣等時茂為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入監讀書。○大學士顧秉謙予告加太師回籍。○哈酋一族較諸酋點甚黑。灰等酋勾引盤踞南山。先曾犯卯來泉。未敢深入。亦未經大創。掠邊外牧放番馬而去。茲糾合諸酋犯我甘鎮。總兵董提大兵戰于牛心山。斬首四十餘級。乘勝長驅。又斬一十九顆。火砲猛烈。賊虜紛紛落馬。羗夷駭愕。○皇極殿成。上于九月二十五日卯時升殿百官慶賀。効勞諸臣。晉秩恩賚有差。

皇極殿成

國曆五年  
二月尚任  
司業今加  
官保何速  
化迪尔

詔免行刑。以殿工告成也。上加恩首輔黃立極。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進武英殿。廕子錦衣衛指揮同知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樞。各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廕子錦衣衛指揮僉事。舊輔魏廣徵。顧秉謙。各加太保。各廕子尚寶司丞。○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言。天厭奴惡。已于七月二十四日。背發癰疽。已死。屍暴露三日。每牛鹿輸金十兩。打金棺乘之。今于瀋陽東門城西起造墳墓。用金瓦。金柱。各將帽頂紅纓俱去。四王子與大王子爭奴位。四王子亦皆發癰疽云。○晉肅寧伯魏良卿為肅寧侯。鎮守內臣劉應坤等各廕弟姪。錦衣如升二級。存

皇明法傳錄 二月二十六日 哲皇帝



飢民安插  
屯種漸伏  
其土故也

溥仁祠

勻哈

差○王之臣袁崇煥會議總兵滿桂掛征虜將軍印鎮  
守山海扎關門兼管四路

十月孝陵衛指揮李三才請建廠臣祠宇賜名溥仁着  
南京孝陵守備掌印二監臣享祀春秋永虔看視

黔兵攻勻哈長田一帶諸苗破擺沙蜂塘等三十餘寨  
又破江時戶西高平養右數十餘寨斬級一千二百有  
奇黔中四面苗仲而最狡悍者無如勻哈即二十年來  
凡經勦創而旋叛旋橫查先勦十萬曆三十三年再勦  
于四十四年不下七八年而復肆且後之勦也借兵于  
石柱水西等司安邦彥親領兵曾失利故與謀叛之始

先給勻哈諸賊而後舉馬頒偽劄印黃蓋紫袍粘刀銀  
馬無所不至查天啟二年安以二月初七日圍龍里新  
添青定平城都勻皆勻哈長田一帶之賊迨貴陽圍解  
四年來官兵東征西討獨後勻哈時不暇及姑緩以圖  
大創耳不意彼積聚饒而煩衍盛養成其鴛鴦自清平  
以及新添無處不出劫無日不報警初止數十成羣後  
則聚至二三百初止截搶客貨後則劫奪官府甚而搶  
餉往來之血脉凡斷全黔之咽喉已塞平越知府會同  
都司張雲鵬率兵首攻擺沙大寨擺沙居寨之中又距  
平越百餘里連夜由間道掩襲四路合攻賊聞夜遁入



箐其中米積如山次日搜百里大山移管牛場箐保文  
鸞攻甕岳兵所等寨復攻都勻城西南仲賊八路會兵  
追寅入箐各有斬獲復攻江時橋等處破百餘寨斬首  
二千三百七十餘級俘獲無算賊首五十餘名掃蕩二  
百餘里自二月初三出師至六月十五班師先後百有  
餘日兵皆宿飽人無怨言止費賞功銀二千兩云  
夷酋毛乞巖要賞不遂聚眾內犯叅將張永憲冒險輕  
進乘勢窮追隨入伏中死之 毛乞巖黃台吉之頭目  
也滴水崖去鎮城寫遠一時救援不及故有此敗然殺  
傷相當而失一裨將損國威啟戎心非細故矣竊思夷

人臣無上  
何以上公

酋人寇利在搶掠彼容我主形勢甚明望壁清野擊其  
惰歸可也不則張聲勢杞機截堵耳何以輕敵玩寇死  
不旋踵耶。以皇極殿工成晉東廠內監魏忠賢為上  
公加恩三等原封太子太保肅寧侯魏良卿進寧國公  
賜鐵券世襲

高汝拭曰從古大奸大逆即伏干小忠小信以售欺  
人主不察其貫天連地之惡至于罪狀已昭即欲不  
割愛而不可得王甫侯覽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仇  
士良我朝曹吉祥汪直劉瑾無一不誅且我不忍  
割愛必有代為之主割愛者漢之張讓趙忠靈帝主  
以父母稱之唐之田令孜僖家以河父稱之矣我  
朝王振英廟亦嘗寵之羣臣上笑然而讓忠見殺于  
袁紹令孜見殺于王建王振見殺于北虜曾無一人  
老死牖下以富貴終治癰疽既潰天命隨之我朝  
二正之季其危也殆甚天作國脈不至為漢唐贖朝



耳語曰愛子多病傷于飽也寵臣多誅傷于驕也天  
 啟朝素狎魏忠賢小忠小信倒授以太可忠賢肆其  
 大奸大逆亦明以太河為己操宮闈受其傷殘縉紳  
 被其屠戮亦明以太河為己操宮闈受其傷殘縉紳  
 我聖天子一出魁柄獨持初遂之孝陵繼沒其家  
 產終自縊死阜城起屍梟首誰謂此輩之可以富貴  
 上公君哉

歛處萬田  
 之中山多  
 田少民間  
 生齒雖煩  
 然皆求什  
 一十四萬

戶部主事徐文鳳奏其父貴州安順府推官徐朝綱死  
 安邦彥之難且令門盡為殉節 上嘉其忠下部酌議  
 擬照張振德例攸卹從之 差工部主事呂下問追解  
 吳養春黃山木植之賍歛在萬山中條邐每年不過四  
 萬有奇尚苦拖欠一旦以百萬為言刻期追取雖朝夕  
 敲比必不能應于是小民愈驚岌岌思乳而下問且帶

之外名為  
 富然矣  
 堪有萬之  
 追取也  
 亦春昔年  
 以資雄兩  
 惟春父瓜  
 分五子業  
 已耗其半  
 矣搗就追  
 時攜數萬  
 金適王蒞  
 民至田外  
 耕家張筵  
 劇歎異以  
 是為續命  
 之膏不意  
 貝罄而命  
 亦亡人亡  
 而家破矣

家眷三十餘口沿途驛騷至以變產者買水搜通邑殷  
 寔之戶而刑毒之且三十萬外更增二萬餘兩民力會  
 不能堪縣官以情訴動以題叅為名請廠衛內臣以追  
 百姓一聞廠衛二字魂搖莫措且縱放自役遇辱娶婦  
 而眾怒一逞羣起鼓噪下問僅挈僕妾而遁焚棄勅書  
 亦不之顧有司極力往收始稍輯寧 加史部尚書侍  
 郎周應秋等十八人官保進秩銀幣有差內馮加會崔  
 呈秀蔭子錦衣衛指揮世襲郭允厚薛鳳翔蔭子入監  
 徐大化孫杰升工部尚書科道郭與言等加銜賜銀幣  
 各有差 加恩張惟賢等七人傳應星加太子太保李



承錦加太子太傅魏士望等十四人并都督僉事各銀幣有差

三殿基址三十餘年，四面空垣，鞠為茂草，熹廟以冲齡踐祚，五年二月廿二興工，今九月十三告成，此惟

聖上功昭宗社，諸監有何神術而監庸若此也。

妖民安養性捏造妖書王之柱等並作傳頭妄稱彌勒

佛下世煽惑人民順天府劉詔上其事定罪梟斬從之

順天府丞劉志選奏皇親張國紀謀宮婢韋氏作妾

佔樂戶住房以居選除而納賄行求鬻獄而輒稱懿旨

甚且睚眦之夫不過語言爭差而立斃于拳歐雖云奸

惡徐自強等而寔因國紀狼貪酷噬自取株連但外家

先帝雍雍在宮原無驪姬褒姒之罷止因逆璫妖婦表裏為奸巨而媒孽中宮志選揣其意遂劫國紀在外生事思

慎輯則國母之壺德綦光戚晚壽張即 聖主之優容

亦過甚至訓及于丹山之穴藍田之種者此又臣之所

不敢輕言者也 上曰張國紀洗心滌慮以就令圖慰

朕敦睦至意勿得執迷不悛自取罪責

忠賢串同客氏殺光廟選侍趙革熹廟成妃李封號殺裕妃張貴人馮等又逐劉克敬于鳳陽以逼中官

張蓋克敬者原選中宮者也中宮精明嚴敬二監悍

之詭言中宮非國紀女出辟犯孫二是以志選梁彥

環逢其欲連疏論劾國紀後逐國紀回籍不得留京

不足觀其疏訓及丹山藍田等語挑構心腸即大逆

人之異已者另布腹心中官業已有身客氏盡逐原宮

中傷矣志選疏入當日已有重處之傳閣臣李國槽曰君之與后猶父安有佐父以備孝者况原無問隙之父母乎曰紀曰得矣輕回籍

勅賜魏忠賢庄田一千頃外再一千頃寧國公祿米照

皇月去專錄 三朝卷十六 哲皇帝 六



魏國公例支歲五十，以示酬眷。○順天府房山縣民陳槐子陳東坤奏言：孝和皇太后生父陳槐母劉氏，禍遭廚役王昇通結王安障天蔽日，以致太后抱鬱升遐。嗣後父槐叩闕伸冤，隨蒙科院審明，王昇口外為民，王國興坐辟第嫡，派尚未加恩。臣兄命斃沉淪乞，聖明昭察，上以妄認責之，發房山縣重責監候。○升毛堪光祿寺正卿，馮三元左副都御史，卽輔忠兵部尚書。○削周用賓、彭汝楠、王夢尹、王業浩籍。○蘇抗織造李實奏：魏廠臣祠宇已建，准授杭州衛百戶。沈尚文等永守祠堂，世為祝厘，崇執事下部允之。

杭州生祠之建，擇地于西湖之麓，夾閨真君、岳武穆面居其中，馬縉紳子衿微有反唇者，守祠之孽，亦棍相歐，甚有非守祠而聖奸以張威非反唇而但擊以蒙唇者，如江西提學黃汝享，以便服遊觀，竟以挺加吞聲而回卒，至隕命。此祠李寔為之，崇而機戶沈尚文等成之，兵費七千二百餘兩，後折毀除牌石碑亭，移橋外估價三千八百兩，俱着眾机戶分派承買，不以累民。此亦地方官愛民之一良法也。

命錦衣衛迨蘇州道胡士容下于獄。

士容原任荊州料理一切兵馬督師諸臣共荐其賢勞，祇以廣往贛拙不善逢迎，以崔呈秀勢于璫也。凡官蒞者必出其意所欲用之人，以為牙乃荐其妾弟宋珏，蓋惟中等為守備私人，鄭冲宇等為中軍，不但不用，而且置之於法。占草場田連萬頃，則派及其差役，欲建祠于荊州士容又勿聽遂激忠賢之怒，迨量移江西憲副行潞河瑞族人誣其騷擾，驛遞矯旨迨之，發鎮撫司許顯純嚴刑拷訊，備擬諸苦毒死，而魁者再鍛鍊附會。



降工部員外劉麟長為潮州府推官時大工煩興錢糧出入璫黨之手莫敢過而問焉麟長以該部職掌查核力爭裁減起運子街石之費忤璫意矯旨降之

後因其起補潮州私憾未什遂削奪焉夫職掌應言節省何罪而遭此冤抑哉

上諭督臣王之臣加銜回部以備帷幄籌策督臣閔鳴太仍駐薊鎮以為關門應策撫臣袁崇煥內鎮臣紀用俱着便宜行事并道臣畢自肅總兵趙率教俱在寧遠駐劄至關門兵馬俱聽袁崇煥調度內鎮臣劉應坤着便宜行事并道臣王應合力克復全遼大理寺評事許志吉奏請差官嚴追吳養春贓并劄廷元為京南兵

徽州善地太守尊官且新任也一旦飄然而去夫亦見時勢之不可為乎

部尚書田吉為太常寺卿仍管職方司郎中事○詔撫

按提問何士晉程註追贓削科臣沈維炳籍○徽州府

知府石萬程棄官回籍先是萬程因黃山一事知其追

贓開採諸務屬于冤枉因而告病隨削髮披緇而去

削吏部員外蘇繼歐官旋自投環卒

科臣楊所脩條陳銓政時李夔龍掌選乃疑蘇繼歐預聞遂嫉呈秀構于忠賢即于繼歐轉司疏中削奪且夔龍揚言曰蘇氏家產藉沒可助大工于是蘇自縊而死因而魚肉其孤兒寡婦舉朝正人皆為痛心

孝陵山海脩理工程告竣○甘鎮奏捷屢加恩魏忠賢

三等世襲羊酒銀幣并賜勅獎勵司禮監王體乾亦如

之○遣內使鎮守宣大山西地方命給發應用錢糧勅



書關防符驗○禮部擇本月初八日今上行冠禮丁卯二月初三日行親迎禮從之加閔鳴泰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照舊總督升馮三元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加總督黃運太戶部尚書照舊遼東督餉陳九疇為刑部尚書邵輔忠兵部尚書霍維華兵部添設侍郎范濟世南京戶部尚書永年伯王明輔母李氏卒命給墳價遣官加祭

李氏孝端皇后之母上篤念祖妣恩撫先皇故破格加其祭葬

命戶部尚書郭允厚賑濟畿內飢民五城均郵務令沽足不得遺漏失所○藩邸告成擇丁卯三月十一等日

此亦魏璫意也

請惠王瑞王桂王之國○張鶴鳴仍以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雲貴川湖廣西兼督糧儲巡撫湖廣南北川東偏沅等處○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喇嘛僧往奴偵諭時鎮守內官紀用東巡回至寧遠要東偵奴死虛實及宣諭奴子向化遣僧喇嘛等備綾絹布疋同守備傳以昭田成等往遼只說與老汗燒紙是以夷人報四王子差人來按過遼陽沙河堤以酒饌相待自是北去夷人因講相見之禮就平行禮四王子并各王子平交拏手禮畢對坐見佟養性劉愛塔等漢官十四五員俱在因出紬綾白布作老酋吊祭禮禮畢作



鵬翊忠賢  
之孫時終  
十齡

此亦諸賢  
之一厄運  
也幸轉耳  
為泰之速  
也

辟酋差官方金明温台什二人領外夷七人送僧同來  
回撫院貂鼠舍利孫玄孤等皮人參銀鑄馬鞍巡撫奏  
聞于朝云○魏鵬翊廢襲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

魏忠賢之柄事也其推折朝臣槩為削奪始于天  
啟元年八月滿朝荐始二年解經邦繼之四年陳于  
庭繼之殆至五年而縱恣不可勝言矣五年內削奪  
尚書周加謨崔景榮余懋衡周希聖李騰芳孫慎行  
朱光祚侍郎張胤張鳳翔孫居相岳元聲郝名宦朱  
世守南居益都御史曹于沐喻安性程正己畢懋康  
楊鶴劉可法通政涂一榛王應震劉宗周卿寺曹珍  
易應昌吳之皞寺丞蕭毅中楊一鵬翰林葉燦侯恪  
陳子壯姚希孟府尹談自省太僕等卿莊欽隣  
姜志禮韓策陸完學劉惟忠馬孟楨倪應春羅汝元  
歐陽調律汪先岸錢春王國珊盛世承彭遵古傳宗  
臯陳所聞六年削奪閣臣劉一燾韓爌馮銓尚書李  
思誠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扳龍侍郎沈演都御史郭  
尚賓通政倪斯憚韓國藩寺丞姜習禮彭惟誠翰林

方逢年顧錫疇太僕卿寺等曾汝台張除孫之益茶  
喬迂史弼徐如珂項之彥司丞吳殿邦七年削奪卿  
寺陳叢胤倫肇脩彭觀化古事曾楚卿翰林鄭鄞張  
捷五一中王伉此特什之二三耳其他不可勝紀也

丁卯天啟七年正月朔上御新殿百官朝賀山東參

政分守東兗道曹文衡計擒賊首鄭江鄭海等東官以

寧鄭江鄭海流賊之雄也四方亡命多歸之雖托巢關

州而其出沒為害則東省受之文衡遣兗州營參將陳

思明等勦獲孫東溪等于程家庄再獲馬見等并鄭江

鄭海于自積集山東一路大盜遂平南京太監創魏

忠賢生祠額名崇勲成王之采鳳陽府戶軍民李

光春建忠賢祠祠名懷德詔削禮部尚書李思誠吏

皇明法代錄 三朝卷十六 哲皇帝



呈秀之暗  
納也善于  
櫻取其敗  
露也善于  
脫卸真所  
謂有免爰  
爰而雉罹  
于羅者也  
此等冤情  
何處申訴

部主事于志舒懷來兵備丘志充籍命錦衣衛迨志充  
來京同上林院監署丞王家棟究問追贖王家棟以太  
醫醫士濫授署丞時出入于崔呈秀之門時戶部主事  
于志舒欲轉吏部乃托家棟營求于崔謝禮三千兩呈  
秀荐于吏部志舒已升轉而懷來兵備丘志允亦與棟  
有交亦輦載元寶三十兩與棟謀升太僕寺卿棟暮夜  
携賂呈秀而適遇廠中旂尉擒之棟窘甚因同往崔呈  
秀家叩門求解時呈秀與禮部尚書李思誠接壤而居  
棟往忠賢處營解曰此銀係某送禮部尚書李思誠者  
忠賢遂疏發其事而思誠寔不知也因奉旨削奪而置

家棟于獄并迨丘志充○命司禮監涂文甫總督大倉  
節慎二銀庫原任司禮監崔文昇李明道總督漕運疏  
通河道查核京通等倉時奏報太倉節慎及京通漕運  
糧儲之疏開列有名節省無寔且李柱明盜買官糧丘  
志充賄行軍餉河南解到折色銀兩被歇家人假造寔  
收通關竟不入庫文如管庫主事何其義等將老庫銀  
兩不行交盤私相埋沒京通等倉糧米官吏串通運官  
插和沙批倍加水潤經營官員巧立飯米等項名色私  
自盜賣故特遣文甫等于出納之際各色冊籍細查徹  
底澄清給勅諭關防特重其責成焉



高汝拭曰國家財用空虛。皇上垂情軫念，欲核稽寔數，杜塞弊端，甚盛心也。第財用盈縮，惟開出入兩途，使入無旁蹕，出無漏卮，何患無財？迺吏以官為壑，官與吏為市，若食牛之鷄，負途之豕，以未嘗入，以未嘗出，為出，乾沒百端，莫可究詰。致屢聖慮而托重刑，餘則凡鬚眉丈夫，高爵厚祿者，何為不思國家以經賦之權，昇士大夫，不能矢心持籌，潔身營職，徒求聖上之疑，亦安取若人為哉。

刑部擬孫文多、顧同寅捏造妖言，誹謗朝政，律斬。因削翰林院陳仁錫、文震孟、鄭鄴籍，為民。文多者，仁錫之表舅，嘗作策論，以嘲時，忠賢知之，因誣文多造捏妖言，竟置重辟。問其妖言者何，迺韓文公原道篇，欽天監步天歌而已，無贗無証，泯然梟斬。又杖斃其四友，不過因其與陳仁錫往來耳。先是仁錫在講筵，因天申儆于王恭

廠，又見正人屠戮，忠賢竭土水不休，兢兢立于側，講時不避諱，忌忠賢怒，既而詬誶終以不撰，寧國勅，遂恨刺骨，命許顯純撰獄詞，成一月，仁錫等猶在長安，不知及至。歲將除，仁錫時吉服封館閣中，喧甚，俄傳削奪，忽報四蟒玉亦捧大聲矯傳，吏部除名，永不叙用。其追奪檄文前列貴官，後頌廠臣獄詞，則首指仁錫與文、鄧同縣同年，日夜思圖，翻局誓為謀主等語。仁

職追奪誥命。上以代藩北控邊鄙，南輔畿甸，冊封世子，晁渭襲封為代王，郭氏乃封為代王妃，馬、奸賊李鳳、吳忠、張成擅盜天壇神器，祖制禁物，旋放火焚門，兼

代事至此始定代王可謂操心危慮患深矣



圖滅跡事聞下鎮撫司重究。刑部擬原任巡撫李若星遣戍中旨命該撫按加責一百板發遣。二月初二信王出府成婚文武百官赴府行禮。戶工二部創立陵工新例納貢者得選府判運官首領佐領納銀得封其父母妻子。

高汝栻曰國之貢士即周官鄉舉里選遺意也其人枯骨三冬寒窓五夜嘔心鏤骨需之數十年或末易得而以納鏹得之則辱士類也。邇來兩次恩選先後雲集銓曹疏濬甚難則壅選法也。府判列在郡守之下。位居邑令之上。秩固甚崇。令無籍市民多金邑子朝輸白鏹夕館青綬與二千石比肩有非類之辱。甲科貢折腰切銅臭之耻。沐猴而冠牛驥同皂。體統安在名寔亦乖。運判者為國家急軍需清益政議者方有改用甲科之說。而賞郎以數百金櫻得如置肉餓虎。蹊踉猛蝟積穢之地需而溺馬何惜之有。至移封

一事尤為悖繆。朝廷恩典原以昭激勸及父母迨妻室最為宏鉅。雖縣令之賢無撫按正薦未可妄邀。如行人逢考滿止可單封。此輩納銀即有封贈是與。斷之流可襲衣冠也。竟同市販貽訊青史所損豈淺。淺哉。此崔呈秀在本兵之日創開此例。

四月遣三王之國

高汝栻曰魏忠賢之惡不但殺戮名賢驅鋤士類。即如三王就國時儀未備也。工程未已也。地糧未定也。急急遣之行者是何意。倘再遲歲月伏以出三藩者。出我皇上矣。一旦先帝上賓別覓不知誰何氏之稱子以行呂雉王莽之計呈秀握中樞各監掌邊兵諸孽居世爵誰敢有議事開罪幸社稷有靈先帝彌留之際忽出內旨召兵部崔家欲行墓逆而呈秀以一二巡撫尚非腹心英國尙掌團營為說故中止。倘至十月巡撫尚非腹心英國尙掌團營為說故中止。倘為矣。然呈秀齷齪庸人無甚急知每日擁羣姬呼盧蹴躡為歡又何能為。惟是二三奸佞日與鋪謀定計細探密造以怨惠之造孽種種耳是可恨也。

皇明三傳卷一 一 朝卷一 一 哲皇帝



李應薦論  
詔曰屈膝  
而叩喜容  
之前大帽  
尾行邊  
之後衣冠  
掃地貢媚  
堪羞

命錦衣衛官旂、逮遵化道耿如杞下之獄。

時刈詔、巡撫順天、詔行縣、至肅寧、叩首于忠賢之家、  
及謂祠堂、見忠賢喜容懸上、即行五拜三叩頭禮、  
稱九千九百歲、因創立生祠、諭意于遵化道、耿如杞、  
如杞不為申詳、祠成、又欲率如杞往拜、杞不從事、聞  
忠賢怒、令詔出、疏糾之、疏依期、即至、雖舊有會同總  
督、按臺成例、亦迫于不及待、彈章一及、緹騎四出、如  
杞即下鎮、撫司獄矣、

水西擅殺差官、糾兵出犯、四川巡撫尹同臯疏其事、上  
命守臣、整兵固守、務保無虞、時叅將楊明輝奉差宣  
諭安位、及日、杞擒獻首惡、脅從盡行赦宥、而安邦彥遂  
殺明輝等、○贈貴州巡撫蔡復一、兵部尚書廢一子入  
監讀書、○寧夏巡撫史永安奏賣火諸酋、兩次入犯、宜

搗巢以伸國威、上是之

三月、桂惠二府各疏言、時難民匱、當加意約束、樽節

上賢之、○大和山玉虛宮火、○直隸巡按梁夢環劾張

國紀、怙恃國恩、累千三尺、上嚴旨詰責、命其回籍痛

改舊愆、○麗人導奴入境、東襲毛文龍、以計脫、麗人不

支折、而人奴、奴勢益張、事聞、上命毛師相機應援、并命

登撫、暫那青、登萊三府倉儲、接濟、勵戎士、以壯軍聲、○

瑞王之國、請面辭升殿、上以叔姪行禮、未安、免、○三

王復念驛遞疲苦、辭免、欽賜馬匹、上允之、以成至誼

○脩築董家口、董家口、為羣虜住牧之所、冲要不減喜



靈鳥已集  
中州仁獸  
復見東上  
何王者之  
瑞層見骨  
山廼尔

峰守臣請脩繕甃固前發班兵益以主兵發額餉以備  
行糧得旨俞○山東巡撫李精白繪圖以進上嘉悅牛產犢一隻碧  
麒麟巡撫李精白繪圖以進上嘉悅牛產犢一隻碧  
皮朱唇遍身麟甲產時燁然有光母牛驚跳吼叫其犢  
不踰時而死○升劉志選操江右僉都御史呂圖南通  
政使○奴犯鮮告急請移師遼東巡撫袁崇煥因發水  
營都司餘勇兵先出張斌等繼之汪翥後勁各舟二十  
隻兵士五百人救之○迨寧池道副使王公弼奏寧侯  
陳良弼恭順侯吳汝胤下鎮撫司獄時奸商牽扯已故  
萬燦事詞連太寧恭順二侯太寧侯迨庄一千一百兩

至中途聞  
其敗息始  
挾而歸復  
與崔文昇  
相比

恭順侯迨庄五百兩萬燦迨家屬三百兩○遼東巡撫  
袁崇煥奏東奴恭順求款之似真上命從容講拆格  
宜妥當題請時夷使溫台什過河叩見太監紀用同部  
院袁崇煥于文廟有方金納與溫台什進見叩頭懇款  
跪投奴子來文其封袋面前改去大金國皇帝字上寫  
汗放書與袁老大人封袋後去舊寫天聰年號止書年  
月夷習刀不離身進見時把門者令其解去大拂其性  
崇煥止之令各佩刀入私署賞之酒食復開諭皇上  
之威靈天之不假易且今盡出喜烽山海前屯寧遠等  
處待汝且要過河諸夷叩首懾服固請一人同彼夷行



忠賢塌禍  
初亦不敢  
无忌憚惟  
彪之徒獻  
媚而稱功  
頌德者北  
北皆是一

時阿諛諸  
臣視漢末  
四十八萬  
七十五百  
七十二人  
之頌莽者  
何異藉非  
天開聖人  
為社稷生  
民之主不  
知作何景  
象矣。古  
今閭禍多  
矣至舉一  
時縉紳建  
祠祝釐以  
文之浸浸  
且君之則  
開闢以來  
所未有徐

崇煥許之方金納。斟酒一杯跪。遞崇煥。温台什等。漸次而進。九夷俗不輸款。不跪送酒。因遣人即興同行。○三月封涿房等礦洞。豐城侯李承植奏。宜開採。上日久已封禁。如何輒議。以驚擾地方。○陝西澄城縣民刺死知縣張斗耀。事聞。上命嚴擒首惡。以懲之。斗耀因此徵錢糧。急遽百姓鼓噪。登時刺死。○建懷仁崇仁崇功彰德。顯得等祠。時永恩祠建。各相效。尤恐貽後至之罰。于是漕運李監建懷仁于通州。西關外。薊遼總督開鳴太。建崇仁彰德于通昌二州。主事何宗聖建顯德于長溝。而順撫劉詔。巡案倪文煥。建崇功于密雲。各曲獻媚。

務窮工作之巧。甚至攘民田。墓代人樹木。無敢發聲。其上食饗祀。一如王公祠。中小像。不但求其肖像。以沉木為盾。眼耳鼻。宛轉一如生人。腹中肺腸。皆以金玉珠寶為之。衣服鮮麗。又不必言矣。獨髻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時香花。更為奇絕。一處逆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稱冠焉。小豎抱頭慟哭。痛責匠人。○夷酋擦漢兒欲犯邊。各首報警。揀漢兒者。即虎兔慙屬。在把漢哈喇慎營內。哈喇慎死。老酋滿五素與揀漢老王子為義兒。分管人馬。後滿五素帶領原分部落。仍歸本酋父世把都兒。下揀漢兒。帶領人馬講



良考詩曰  
謁者有兒  
開府廢節  
君有何丈  
人行奇事  
奇語絕倒  
千古

討又云要犯獨石一帶邊吏恐其聲東擊西馳報內地  
宜嚴設備以待之

陳仁錫曰酋論曰習令色令被揀擒歸附以東西  
哨兵馬并澧州灘大小板升獻于揀板升華人  
靖中叛逆趙全等為御導集被虜萬人于澧州  
西一帶立為板升桑種飲食悉如中國所未及者  
服耳。今有衆十萬而板升富強甚習內地揀以  
十。故元裔夷使領賞賣馬必由兩哨遠在東偏  
百年。素囊物故小失兒幼且弱居何奪揀寔于  
內。頃巢而來陰讓奴路陽托板仇殺哈喇克  
胡堡克歸化城奪銀佛等收習令色令而追卜  
妻其妻軍其軍與習令等盟歸化城以合把氣  
守之東行降兀慎擺腰明春等酋札營獨石邊  
間平所要索賞不經崇禎元年春殺那木兒台  
示羈縻勿絕而已益森森笑邊吏自冬及夏悉  
外不傾不禦五月十一宰生貴英恰榮于新平堡  
因索賞辱我將官借霧犯順從鎮川紅賜驟抵大

城下。城內馬兵不滿二千步兵三五千。竟以嚇  
戰。不傳烽。村屯無收欽。非代府衿紳。協守。縣令  
奸細。爰爰乎。彼且十萬。越薊門。而不知。殘我屬  
固恤。招之使來。而戒勿砲擊。重城之內。不滿萬  
已。可念

四月虜犯甘肅大破之奏捷去秋虜酋二兒台吉入犯  
為鎮兵所斃及報仇又被創懷恨已久于是套酋土賣  
火力赤等矮木素等喇嘛等酋糾約搶犯傳警甚急撫  
臣王象乾會同總鎮設伏夾攻大挫虜鋒斬獲頗衆虜  
遂引去。上命督撫諸臣脩理薊鎮三協邊城自火焰  
山至今河口并石塘等口台務固完以障保外藩。叙  
滇捷。○四月兵部增定大師以杜文煥駐寧遠尤世祿



崇禎元年 戶科黃疏 奏恩誠以 同府之姻 緣為當先 之諛佞生 祠之立皆 首倡錄金 以建之者 也 連篇頌德 臣地生祠 矣夫頌德 不已必將 勸進生祠 不已必將

嵩呼乃托 言曰無可 奈何不得 不然推是 心也安所 不至哉 闕鳴秦建 祠六七處 其贊云補 天浴日之 功即通侯 之寵未足 酌夫通侯 不足酌必 九五之尊 而後可酌 耶何無人 臣礼如此

駐錦州侯世祿駐前屯左轉駐大凌河滿桂照舊駐扎  
關門節制四鎮及燕建四路仍賜劍以重事權 上允  
之○山西巡撫曹思誠請建祠于五臺山賜額名曰報  
功李太監建祠曰茂德庶吉士李建祠曰建德松江里  
老請建祠曰德馨其他又有曰元功曰昭德不一而足  
郭尚友建戴德祠于河南通政司經歷孫如例建茂勲  
祠于順天府朱童蒙建祝恩祠于延綏湖廣守備李監  
建鴻惠祠漕運內監崔文昇建睦德祠薊遼總督闕鳴  
太建旌功祠山東巡撫李精白建隆禧祠巡撫姚宗文  
建隆仁祠于湖廣崔文昇又建表勳祠巡按許其孝建

瞻思祠于淮揚○上命薊遼總督闕鳴太分總兵孫祖  
壽移鎮山海滿桂移鎮前屯趙率教左輔紀用領兵鎮  
守錦州袁崇煥先住錦州今移寧遠黑雲龍移往一片  
石以防奴兵

奴之犯江東也 不數日而尅艾州 宣州 搶鉄山 郭山 攻雲從不下 又東尅安州 又攻直定 王州 然而大敗 不利 心折氣奪 因而 攻錦州 又開將精兵 韃子 俱 穿西虜衣帽 裝做西虜 此其計之狡而愚者也

升張延登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升李夔龍左僉都  
御史協理堂事○升張曉兵部尚書兼都御史總督宣  
大山西○升田生芝南通政使

五月復遣大理寺丞許志吉伏呂下問至徽州追吳養



春之駐下問既已激變致逃而許志吉復以上官自豪  
 派買木價增減不均其子鶴鳴鶴臯僕子林子章等納  
 賄作奸動輒曰魏上公有長隨許孫二都督有催扎以  
 恐嚇百姓百姓一聞鎮撫姓名慮為再設之穿驚竄莫  
 歸然其所追之駐先令次子與豪僕携帶先逃斯時百  
 姓愁怨幾釀不測若非該縣倪元珙委曲調停保此黔  
 黎則薇之為徽未可知也

山場逼近 皇陵 火延燒四十餘里又彼賊偷所樹  
 木 上命嚴捕

五月毛酋乞盟宣邊駐虜屢犯疆我兵創之彼自認罰

奴兵既東 成復西犯 中必虛矣 毛文龍素 稱延制何 不于此時 布置外援 內搗庶可 報朝廷之 恩也

願受戎索○榆關傳警奴兵渡河欲直闖山海 上命  
 鎮撫道將整兵馬嚴偵探高台堡以防之○奴酋提兵  
 十萬入犯錦州平遼總兵趙率教禦之以捷聞時奴薄  
 城下差使二人呼我軍講話趙總兵差軍二人從城上  
 繫下及至營中王子盛氣努目曰此係我們的地方你  
 們為何在這裡脩城我們來負若錦州人出來降了便  
 罷如不降我們便要攻城差兵曰地方是我們天朝的  
 你為何帶了人馬來既有這話我還與你們二人同到  
 城下對我總兵爺講首因遣二夷到城下見總兵總兵  
 曰你要攻城我這裡不怕此五月十一日也至十二日



韃子四面扎營分兵兩路抬拽車梯挨牌馬步輪番交  
攻西北二面率教及左輔朱梅力督將領炮火矢石攻  
打如雨打死夷賊屍塞滿地至暮奴兵拖擡死屍焚毀  
退兵五里西南下營次日兵馬沿城遊走尚未撤兵還  
西虜聞東酋入犯領部眾報效因遣夷使貴英索賞許  
之

詔錦州等處所入秋禾斂運○入城時  
賊將入寧遠恐敵因糧于我故命收割

勦廣西深州鵝山賊胡扶紀等平之扶紀負固有年屢  
撫屢畔茲撫臣王尊德與道臣潘應龍等合兵攻勦竟  
蕩平○山海總兵滿桂發兵應援錦州路遇攔阻我兵

與戰裡外夾攻賊死傷者甚眾因而東奔大挫其鋒錦  
圍遂解 謫毛士龍孫慎行成。監生陸萬齡請祠太  
監魏忠賢于國學之傍許之

六月奴酋攻寧遠總兵滿桂等大戰敗走之奴不得志  
于錦州因而攻寧遠叅將彭繼古三次用紅夷大砲擊  
碎奴營大帳房一座四王子偽自龍旂奴兵死者甚眾  
長子召力兔碑勒中箭穿胸而死次子浪蕩寧谷碑勒  
又止在陣射死狐山四人牛鹿三十餘人伯彥韃子陣亡  
無數 奴復引兵赴寧遠於初三日夜上寫欺上逆語  
箭上射之入城我軍亦寫回諭射入賊營是晚賊往來

此戰之功  
不得不推  
滿趙二帥



皇明法信錄 卷之六  
不絕我兵連戰數十陣，連發大炮，殫矢石，賊屍積如山。四王子在教場下，黃帳房穿黃衣，力催攻城，賊死更倍。至暮，賊方撤兵，敗歸，放聲大哭。其時天墜星如斗，其落地如天崩之狀。衆賊驚恐，終夜至五鼓，撤兵東行，尚在小凌河扎營，留精兵殿後。

按十年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奴戰。合馬交鋒，即崇煥去年寧遠亦從上而攻，城下今乃一刀一鎗，拚命殺賊。不知有夷之兇，狼標棍納兵，憑堞大呼分路進追諸軍，忿恨此賊一戰挫之，則滿桂之力為多焉。  
海寇鄭芝龍等犯閩中，銅山中左等處興泉道鄧良知遣人往諭，因撫之。鄭芝龍者泉州府南安縣石井巡司人也。先年下洋入海，真願振泉夥中。乙丑年，願死芝龍。

遂領其衆，撫臣朱欽相招撫海寇楊六揚策、黃贊卿等。芝龍原托楊祿祿賺其銀，自是兩相角然。沿海水寨視為泛常，不意丁卯春據閩廣，截商粟，閩中荐飢，盼望海米不至。于是欲米者往投之。七月間，又劫高夷船，勢浸大。其營黨謀攻廣東海豐、嶺頭村，以為穴。芝龍乃入閩，泊于漳浦之白鎮，是為六年十二月也。撫臣朱一馮即遣都司洪先春領兵與戰，而以把總許心素、陳文廉等策應。鏖戰一日，勝負未分。不意夜來潮生，心素文廉船乘潮他往，賊暗渡上山，詐為鄉兵。先春腹皆受敵，身被數刀，僅未至死。芝龍此際大有求撫之意，微達于我兵。



乃舍洪都司不追獲蘆尤旨不殺又自舊鎮進至中左  
所督帥俞咨臯戰敗縱其遁中左人開城門求不殺芝  
龍又約來眾賊不許入擾及倣報到泉州知府王猷知  
其詳迺曰芝龍之勢如此乃不追不殺不焚似有歸罪  
之萌今勦既難舉撫亦可施不若遣人往諭退舟海外  
仍許直功贖罪有功之日題予職銜具稟興泉道鄧良  
知從之因差人往諭芝龍即于次年正月率眾就撫○  
十四日 上游清福殿時虜報一日三至云韃子過錦  
州即刻徑來山海上遂回宮○以劉詔為薊遼總督  
劉昇卿曰方忠賢閱邊詔以巡撫大帽騎馬而尾其  
後眾莫不掩口而笑丁卯八月二十六日聞先帝在

彌留之際徵兵遵化教場撥置三千人馬盡皆私人  
器械亦忠賢所賜以蕭惟中領塘恨家丁直接于都  
汲汲乎奪督廣而代之明乎時哉不可失之  
義也向使內應之謀夾遂典忠賢同享富貴矣  
上不豫命魏良卿代行孟秋享廟禮

○宣延鎮之捷，套虜入犯，斬首二百五十，至是祭告宣

布○七月，太監楊朝奏禦虜火器，亟需鉛子，一片石，西

昇忽生鉛鑛，可資火器。皇上有滅虜吞胡之志，故山

岳效靈。上命會官開採，嚴杜軍民侵盜，安爐煉法，一

如其議。○崔文昇劾崇仁縣知縣崔世召，主簿湯日顯

沐陽知縣何大進，上命削籍為民。○護送柱王，太監王

敏政劾銅陵知縣劉涵清，王舟所過，忽遇風雨，不躬趨

以太監而  
彈劾有同  
祖宗朝所  
希有



豈有縣官  
衙役敢欺  
親王之差  
役者

迎接以護之又夫役不備膳着失供及至催取又率衛  
役毒肆歐幫上命削籍為民○三王之國

錦州報捷加恩太監魏忠賢三等廢弟姓一人錦衣  
衛指揮使世襲銀幣羊酒賜勅以示優異其下王體乾  
等三十八人銀幣恩廢各有差既而寧遠報三捷詔以  
啟臣安攘殊勲被于天下封魏安平伯仍賜給庄田七  
百頃以資養贍○起總兵侯世祿鎮守塔山要地其子  
侯拱極加遊擊職銜為本鎮先鋒着其父子協力兵保  
危疆以付委任○東夷獻俘宣捷告祭上以病故不  
御門其俘首押赴市曹正法○遼東巡撫袁崇煥請告

回籍加王之臣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督師遼東駐北寧  
遠賜上方太師以下聽其節制崇煥先有請欵一議未  
几奴有事江東又西犯寧錦王之臣以欵為不可輕講  
慮貽封疆之憂彼此參商故罷崇煥而專任之臣  
三殿工成請擇吉御殿上方在靜攝少需擇期而行  
○以田吉為兵部侍郎霍維華總督薊遼維華因袁崇  
煥東功不叙恩蔭上疏欲以已廢移之上曰袁崇煥  
譚欵一節所悞不小霍維華何得移蔭市恩以不緝事  
體責之

逆奄傳日維華婦弟陸蓋臣為午門墻以是得通子  
魏因進仙方靈露飲其法雜取抗糲諸米淘淨入木



甄蒸之甄中底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米漸添漸熟  
水漸熱漸換不數換而瓶中之露滿矣乃米穀之精  
掖也。上飲而甘之以餘渥分賜近侍服既久上嫌  
此因患維華維華又偵知上彌留已逼遂與賢相  
左而有讓廢之疏矣其轉身求去者另自盤筭一條  
捲土重來之討也。

三殿告成加恩魏忠賢弟姪魏良棟封安東侯魏良鄉  
加太師孫魏鵬翬平安伯晉少師其勅詞誥命極其頌  
譽自七年春以來無一事不歸功于廠臣豈但臣王  
贊美無一肯不曰一代之忠典則曰開萬年之有道不  
曰善體廠臣之勞心則曰賴廠臣之殫慮若中朝閣部  
而下無一可堪任使亦若朝廷內一刻不可無忠賢

者三爵迭頒恩綸日錫不知忠賢在內果運何籌果設  
何計而致此天恩之隆重也異哉

以三殿告成捷音迭奏命加封奉聖夫人客氏廢其

弟男指揮使世襲銀幣羊酒從優加賚客氏故定興民

侯二妻年十八而進宮又二年而嬖生子國興大昌元

年封奉聖夫人每黎明入暖閣侍上甲夜方回直房在

宮先與魏朝私後又私于忠賢一夕出逆璫于暖閣爭

擁客氏醉詈而囂聲達御前時上已安寢漏將丙夜俱

跪御榻下聽處分上問客奴你只說真心要跟誰我

替你斷客未及對上揣客意樂賢之慙壯乃退朝而左



賢賢自是得專客氏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焉出逆傳祖制

于乾清宮東西各設房五所皆名封宮婢所居客氏初

住乾西二所後移咸安宮非制也凡各衙門答應奉聖

錢糧急于供御每移居或誕日上必臨幸歡宴資予無

數中官千秋迥不及也或出歸私第必先期特旨傳諭

又欽遣乾清宮牌子數十員衣排圍玉步導輿前弓箭

等房把牌硬弓人等各衣紅蟒繡窄袖前後擁導又數

百員燃白蠟為燈黃蜡為亮子凡數千枝輿前提爐數

十道沉香烟霧微霏道左客氏艷粧麗容自安成宮由

嘉德順德門經月華門坐而過乾清出西下馬門易高

輿呼殿之聲遠逾宸駕燈火簇照儼同白日至宅坐

廳事諸侍者以次謁見老祖太千千歲之聲殷殷然震

天也先帝崩客氏奏今上准歸私第夜赴先帝

祥宮前慟哭良久出胎髮瘡痂指甲落齒等焚之而去

隨奉旨籍歿答死院衣局發淨樂堂焚屍揚灰子國興

伏誅○以崔呈秀為兵部尚書少傅兼太子太付仍兼

左都御史奪情視事

從來九列未有兼官如呈秀者初以御史兼工部左

都反晉司馬尚且仍舊既竊兵柄復擅紀綱威權

重矣情視事不用墨線紅玉帶生明轎出入衙門

安恣無親一至于此善乎徐吉之疏曰禽獸尤知有

母但不知有父今母死不奔喪即禽獸且不如矣秀

入瑄門有親爹之称有崔二奇之喚不父其父而以

觀塞之得未足深喜也

一呈秀 蝸而起嗣 五虎五彪 十孩兒相 繼以進忠 亦垂首喪 氣一時附 草依木



如醉如狂 賊瑄妄自 誇功希圖 尸祝而呈 秀首于上 言德政之 禁以申建 詞之說從 此海內統 起十詞宇 啟聖可名 射園可折 一祠之費 不下萬金 外鎮之差 猶係呈秀 調撥

為父亦可羞矣。按呈秀貪淫之極始而愛金玉滿堂。既而愛古董。古董克棟轉而索美姬。粉白黛綠者不下數百人。其得寵者計二十有八。號曰二十宿。稍不如意輒為押還。其鈔沒家產在京者白銀一萬八千八百兩。玉屏金銀器四。其三十四廂約三萬五千金。其淫具淫藥淫方無不羅列。其寶及抄在奇侍姬之珠翠。黎園之衣飾。又不可勝言也。

三殿告成行欽恤之致。三殿功成加恩大僚。閔鳴太黃克纘等百十人。宮保科道張惟一等俱鄉寺銜內監

工匠武職等加銜進級。濫廁衣冠者又幾百人。

高汝杖曰：魏瑄橫恣借一題目不論有功無功與可不可一槩加升。如殿工一役五軍等營官有何功勞而左副將徐鎮都錢中選任中英原任副將李國楨吳自勉副總兵王安國相楊繼文胡應詔等俱加升一級。應奎簡承惠安國相楊繼文胡應詔等俱加升一級。此何名乎推而曠之如桐封一事京營將領等官有

何干涉總督梁世勛代為題請兵部一槩伏叙如鄭源鄭其心馬允升馬永貴委光先等十餘員各升都督同知後遂有緣此而升總兵者。又何名乎腰金黃蓋几滿天下。向曾有一人為朝廷出死力。蓋可慨已。至殿工錦寧諸提時天翻地覆欲要結人心。恩蔭遂爾大濫。况官生非小中書郎署出守黃堂。即制科起家不過如此。國家安得如許爵位。供此輩充斥乎。崇禎改元諸臣曾請革汰下部議四川道梁于埃復中前請云：先臣霍韜有言：我朝自成化五年以前文官已逾十萬。武職已逾八萬。計至今又當數倍。當此時不為亟及徒滋議論。何以什國計之憂乎。清天下之冗。宮可省錢糧。且省天下之民害。清天下之冗。食利莫大乎此。

建昌路通禮部申明表賀。上不預中外。旁皇禮部頒

爵賞列封陰羣臣謝恩之日。即先帝賓天之日也。不知

誰為作主。有此飭善之舉。



先帝龍昇既升三殿寧錦之牘朝上夕下爛羊灶下連車平斗木匠厮養成得金紫蟒至乘軒呼殿識者怪之矣

兵部尚書霍維華回籍○大學士魏廣微卒 削詞臣

楊汝成閃仲儼馬之驥劉垂寶賀逢聖科臣劉先春虞

廷陞臺臣徐揚先部臣馬任遠等籍

是時被削者不曰門戶則曰邪黨善類空而正氣塞矣其外尚有翰林科道部屬等楊世芳李康先注始亨何早俞肇脩沈榮江世用沈景初袁瓚科蕭命官汪輝駱從宇陳以瑞孫元化調奇舉張其寔張雲鵬吳牲梁元柱李懋芳張捷白儲紹周用賓汪起鳳胡汝楠杜詩王夢尹王樂業浩沈應時周汝弼葉有聲郭尚賓唐大章劉弘訓梁克順顧其仁姚應嘉王一中等不下一二百人筆不勝書嗟夫諸君子身退而姓字益馨乃知門戶邪黨不足埋沒真品也○魏賊驕逸不度群臣緘口舉朝頌德莫有一人敢指斥

者先帝賓天新主御極御史楊惟垣雖上疏言之然止影射未敢直糾而貢生錢嘉徵乃上其十大罪一曰剝藩封六曰蔑后三曰弄兵四曰無二祖列宗五曰剋民十曰通同閔節無聖七曰濫爵八曰掩邊功九曰諭之曰爾事先帝歷練有年殿功諸務多資拮据剔奸釐弊夙著勤勞朕所鑒知何以外邊紛紛講你不奸忠賢再三叩頭強辯上曰挈這貢生錢嘉徵本與他看忠賢曰俺朝家事一箇秀才兒便談論了成何体統求賢曰爺爺處他家事一箇秀才兒便談論了成的何等惡疏命左右讀與他聽讀竟忠賢魂魄皆喪稽首請死陸澄源疏踵至而鳳陽守陵之旨下矣事錢元懿陸澄源疏踵至而鳳陽守陵之旨下矣

八月二十二日申時 上崩于乾清宮 上無嗣遺命

以 信王承繼大統文武羣臣軍民耆老進箋請登寶

位 王下令旨恐辭至再三而後允今 上于二十四



皇明法外錄 一 朝卷一  
日 即皇帝位文武百官朝賀改元以明年正月為  
崇禎元年頒詔大赦天下 使聞知○上大行 皇帝  
尊謚曰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端靖穆莊哲皇  
帝廟號熹宗奉安德陵 聖明御極善政聿新萬年之  
長左右史詳註之草莽之臣未敢朦頌也

三朝卷十六終



